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刘向说苑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 卷一 君道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撝节安静以借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不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摄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其君归也，

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矣。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无怨者，利归于民也。”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对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曰：“何为以人言断？”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

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

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齐桓公问于宁戚曰：“筮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百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宁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

桓公曰：“得贤奈何？”宁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门而求见寡人者。”宁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能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求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夫江海无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

桓公曰：“善，吾将着夫五阻以为戒本也。”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对曰：“婴闻之，国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齐国虽小，则何为不具官乎？”

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会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畏惧，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筮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闻高缭与夫子游，寡人请见之。”晏子曰：“臣闻为地战者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特进仕之臣也，何足以补君。”

殷太戊时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楚庄王既服郑伯，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

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识其然也？越王勾践与吴人战，大败之，兼有九夷，当是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群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者也。昔者晋文公与楚人战，大胜之，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而安者，其唯圣人乎！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此得意而恐骄也。昔齐桓公得筦仲隰朋，辩其言，说其义，正月之朝，令具太牢进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东面而立，桓公赞曰：“自吾得听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聪，不敢独擅，愿荐之先祖。”

此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山上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

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此之谓也。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时，有桑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桑谷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谷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己，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溪谷满盈，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邑封不修，使人不时，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

先王割地制土，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焉。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楚昭王之时，有云如飞鸟，夹日而飞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驿东而问诸太史州黎，州黎曰：“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焉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斋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王曰：“止，楚国之有不谷也，由身之有匈肋也；其有令尹司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

匈肋有疾，转之股肱，庸为去是人也？”邾文公卜徙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侍者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汤曰：“药食先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先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尝乎卑，然后至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听之，必自他闻之，必自他择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成章，以数施之万物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遗之。”大夫许诺，乃爵筮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

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沈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或谓赵简子曰：“君何不更乎？”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君曰：“吾谓是诺，未必有过也，吾将求以来谏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谏者，谏者必止，我过无日矣。”

韩武子田，兽已聚矣，田车合矣，传来告曰：“晋公薨。”武子谓栾怀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猎也，兽已聚矣，田车合矣，吾可以卒猎而后吊乎？”怀子对曰：“范氏之亡也，多辅而少拂，今臣于君，辅也；鬻于君，拂也，君胡不问于鬻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鬻哉？”遂辍田。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齐景公游于葵，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驿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

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陷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归，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齐人弑其君，鲁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杀其君乎？”师惧曰：“夫齐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纵一人之欲以虐万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爱万夫之命而伤一人之死，奚其过也。其臣已无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友，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闾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尊其政，故曰：无弱君无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 卷二 臣术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信道，勉主以体谊，谏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解，数称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颜面，言君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沈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外容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持招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言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于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犹举绳，不伤于言，言之于世，不害于身，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其赏，忠政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

汤曰：“何谓臣而不臣？”伊尹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生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



有鲍叔，郑有子皮，贤者也。”子贡曰：“然则齐无筦仲，郑无子产乎？”子曰：“赐，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进贤为贤耶？用力为贤耶？”子贡曰：“进贤为贤？”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进筦仲也，闻子皮之进子产也，未闻筦仲子产有所进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问焉，曰：“寡人将置相，置于季成子与翟触，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闻之，贱不谋贵，外不谋内，疏不谋亲，臣者疏贱，不敢闻命。”文侯曰：“此国事也，愿与先生临事而勿辞。”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过翟黄，翟黄问曰：“吾闻君问相于先生，未知果孰为相？”李克曰：“季成子为相。”翟黄作色不说曰：“触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我于子之君也，岂与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我，臣对曰：‘君不察故也，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为相。”翟黄不说曰：“触何遽不为相乎？西河之守，触所任也；计事内史，触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进乐羊；无使治之臣，吾进先生；无使傅其子，吾进屈侯附。触何负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钟，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前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举人主之师也，子之所举，人臣之才也。”翟黄方然而惭曰：“触失对于先生，请自修，然后学。”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为相矣，于是翟黄默然变色内惭，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干曰：“令尹将焉归？”成公干曰：“殆于屈春乎！”景公怒曰：“国人以为归于我。”成公干曰：“子资少，屈春资多，子义获天下之至忧也，而以为友；鸣鹤与乌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损颇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于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为人君也，道狭下抵车而待之，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车而趋，自投下风，曰：“触”，田子方曰：“子与！吾向者望子疑以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将何以至此乎？”翟黄对曰：“此皆君之所以赐臣也，积三十岁故至于此，时以间暇祖之旷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赐车辔之厚也？”翟黄对曰：“昔者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邲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魏欲攻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大治。是以进此五大夫者，爵禄倍以故至于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国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黄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何以至魏国相乎？”子方曰：“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子之五举者尽贤，子勉之矣，子终其次也。”

齐威王游于瑶台，成侯卿来奏事，从车罗绮甚众，王望之谓左右曰：“来者何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与人者有以责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试问其说，成侯卿至，上谒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说。”王曰：“诺”。对曰：“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

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举此数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国之贫哉？”

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将车之秦，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其沐浴为衣冠与坐，公大悦，异日与公孙支论政，公孙支大不宁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公孙支遂归取鴈以贺曰：“君得社稷之圣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曰：“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而得社稷之圣臣，君之禄也；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不肖失伦，臣之过，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

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晏子侍于景公，朝寒请进热食，对曰：“婴非君之厨养臣也，敢辞。”公曰：“请进裘。”对曰：“婴非田泽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为者也？”对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也。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吾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故忠臣者能纳善于君而不能与君陷难者也。”晏子朝，乘敝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公曰：“诺。”酌者奉觞而进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陈桓子曰：“君赐之卿位以尊其身，宠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于子；今子衣布衣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

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公曰：“辞然后饮。”晏子曰：“君赐卿位以显其身，婴不敢为显受也，为行君令也；宠之百万以富其家，婴不敢为富受也，为通君赐也；臣闻古之贤臣有受厚赐而不顾其国族，则过之；临事守职不胜其任，则过之；君之内隶，臣之父兄，若有离散在于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隶，臣之所职，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战车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车驽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以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如此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饱，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过也。”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为君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筭存也，仁人不为也；厚取之君而无所施之，身死而财迁，智者不为也。婴也闻为人臣，进不事上以为忠，退不克下以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辞不受也。

陈成子谓鸱夷子皮曰：“何与常也？”对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陈成子曰：“然子何以与常？”对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谏，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不谏诤，将危国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礼，而闇君以为己贼；故明君之所赏，闇君之所杀也。明君好问，闇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贤妒能而减其业，罚其忠，而赏其贼，夫是之谓至闇，桀纣之所以亡也。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誉也。”

高繅仕于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谏曰：“高繅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子曰：“婴仄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

子贡问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孙卿曰：“少使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有人贵而不能为人上，贱而羞为人下，此奸人之心也，身不离奸心，而行不离奸道，然而求见誉于众，不亦难乎？”公叔文子问于史叟曰：“武子胜事赵简子久矣，其宠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胜，博闻多能而位贱，君亲而近之，致敏以悉，藐而疏之，则恭而无怨色，入与谋国家，出不见其宠，君赐之禄，知足而辞，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故传曰：“伤善者国之残也，蔽善者国之谗也，愬无罪者国之贼也。”

王制曰：“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于众者杀也。”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与人一簞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廩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 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而孝为本；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队矣，而勇为本；政治有理矣，而能为本；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生才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闻记不言，无务多谈；比近不说，无务修远。是以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贤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父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贤子之事亲，发言陈辞，应对不悖乎耳；趣走进退，容貌不悖乎目；卑体贱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亲以积德，子者亲之本也，无所推而不从命，推而不从命者，惟害亲者也，故亲之所安子皆供之。贤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为父，以国为家，以士人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国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难，不惮其劳，以成其义；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荣华槁矣。

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

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木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阳有木焉，名曰桥。”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焉实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勃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听其歌声，令知其平也。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闻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杀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

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于意，见于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学之教也；时禁于其未发之曰预，因其可之曰时，相观于善之曰磨，学不陵节而施之曰驯。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逊，则坏乱而不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曰有昭辟雍，有贤泮宫，田里周行，济济锵锵，而相从执质，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方伯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今人诚能砥砺其材，自诚其神明，睹物之应，信道之要，观始卒之端，览无外之境，逍遥乎无方之内，徜徉乎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游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闲居心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虞，疏远世事分明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义立度，以为法式；穷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为者，偷慢懈堕，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无名。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是故砥砺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诗书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厉心。夫问讯之士，日夜兴起，厉中益知，以分别理，是故处身则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躯也？骥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干将虽利，非人力不能自断焉；乌号之弓虽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致圣。水积成川，则蛟龙生焉；土积成山，则豫樟生焉；学积成圣，则富贵尊显至焉。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台庙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积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者也，亲贤学问，所以长德也；论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今夫辟地殖谷，以养生送死，锐金石，杂草药以攻疾，各知构室屋以避暑雨，累台榭以避润湿，入知亲其亲，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别，外有朋友之际，此圣人之德教，儒者受之传之，以教诲于后世。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犹食谷衣丝，而非耕织者也；载于船车，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于釜甑，须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违于情而行蒙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亲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弃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诗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谓也。

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曲得粟，粪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僭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从上观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间献王曰：“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

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宁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学，学二十年则可以达矣。”

宁越曰：“请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不敢卧。”十五岁学而周威公师之。夫走者之速也，而过二里止；步者之迟也，而百里不止。今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

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孔子曰：“非此之问也，请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学，岂可及哉！”子路曰：“学亦有益乎？”孔子

曰：“夫人君无谏臣则失政；士无教交，则失德；狂马不释其策，操弓不返于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

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媾，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虽欲悔之，难哉！”

丰墙磔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坏必先矣；树本浅，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飘风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国，不崇仁义，不尊贤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变，车驰人走，指而祸至，乃始干喉焦唇，仰天而叹，庶几焉天其救之，不亦难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无及矣。”诗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忧于末也。

虞君问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壮之时，益积心技之术，以备将衰之色，色者必尽乎老之前，知谋无以异乎幼之时。可好之色，彬彬乎且尽，洋洋乎安托无能之躯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尝灭，而色不得以常茂。”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文公见咎季，其庙傅于西墙，公曰：“孰处而西？”对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对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墙坏而不筑。”公曰：“何不筑？”对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仆，仆首于轡曰：“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国曰：毋淫宫室，以妨人宅，板筑以时，无夺农功。”

楚恭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王为太子，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之乱也。

晋襄公薨，嗣君少，赵宣子相，谓大夫曰：“立少君，惧多难，请立雍；雍长，出在秦，秦大，足以为援。”贾季曰：“不若公子乐，乐有宠于国，先君爱而仕之翟，翟是以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于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子。”出朝抱以见宣子曰：“恶难也，故欲立长君，长君立而少君壮，难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异日，智伯与襄子饮，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辱，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智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智伯，漆其首以为酒器。

## 卷四 立节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丧不绝声，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安能行此！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而志逾彰，不轻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诗曰：“彼其之子，硕大且笃。”非良笃修激之君子，其谁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杀身以作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着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圣之操也。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

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廩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急闻之，妄与不如弃物于沟壑，急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桓公有后妻子，曰公子目夷，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欲立之，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不许，强以请公，公许之，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乃逃之卫，兹父从之。三年，桓公



有疾，使人召兹父，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反，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后目夷归也。

晋骊姬谮太子申生于献公，献公将杀之，公子重耳谓申生曰：“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进辞，辞之必免于罪。”申生曰：“不可，我辞之，骊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骊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终哉！”重耳曰：“不辞则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于此，是恶吾君也；夫彰父之过而取美诸侯，孰肯纳之？入困于宗，出困于逃，是重吾恶也。吾闻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恶，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当之。”遂伏剑死。君子闻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

晋献公之时，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骊姬为夫人，而国多忧，狐突称疾不出。六年，献公以谮诛太子，太子将死，使人谓狐突曰：“吾君老矣，国家多难，傅一出以辅吾君，申生受赐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复事献公，三年，献公卒，狐突辞于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诏，今事终矣，与其久生乱世也，不若死而报太子。”乃归自杀。

楚平王使奋扬杀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奋扬，使城父人执之以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贰也；奉初以还，故遣之，已而悔之，亦无及也。”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重过也，逃无所入。”王乃赦之。

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灵公患之，使鉏之弥贼之；鉏之弥晨往，则寝门辟矣，宣子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寝，之弥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

齐人有子兰子者，事白公胜，胜将为难，乃告子兰子曰：“吾将举大事于国，愿与子共之。”子兰子曰：“我事子而与子杀君，是助子之不义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于难也。故不与子杀君以成吾义，契领于庭，以遂吾行。”楚有士申鸣者，在家而养其父，孝闻于楚国，王欲授之相，申鸣辞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鸣对曰：“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于国，立义于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诺。”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为乱，杀司马子期，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其可乎？”申鸣曰：“闻夫仕者身归于君而禄归于亲，今既去子事君，得无死其难乎？”遂辞而往，因以兵围之。白公谓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围我，吾为之奈何？”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鸣闻之必来，因与之语。”白公曰：“善。”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鸣曰：“子与吾，吾与子分楚国；子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赏之金百斤，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也。

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

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间，不能入。隰侯重为右曰：“吾闻古之士，犯患涉难者，其去遂于物也，来，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顾而哭之，华舟后息。杞梁曰：“汝无勇乎？何哭之久也？”华舟曰：“吾岂无勇哉，是其勇与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与子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赐，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而隅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之？为人臣之礼邪？”雍门子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鸣、车右请死之，而王曰：‘子何为死？’车右对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轂鸣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曰：‘臣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知有之乎？”齐王曰：“有之。”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岂左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子狄，拟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归，齐王葬雍门子狄以上卿之礼。

楚人将与吴人战，楚兵寡而吴兵众，楚将军子囊曰：“我击此国必败，辱君亏地，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国郊，使人复于君曰：“臣请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为利也，而今诚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退而伏剑。君曰：“诚如此，请成子大夫之义。”乃为桐棺三寸，加斧质其上，以于国。

宋康公攻阿，屠单父，成公赵曰：“始吾不自知，以为在千乘则万乘不敢伐，在万乘则天下不敢图。今赵在阿而宋屠单父，则是赵无以自立也。且往诛宋！”赵遂入宋，三月不得见。或曰：“何不因邻国之使而见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邻国之使而刺之，则使后世之使不信，荷节之信不用，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则后世之臣不见信，辩士不见顾，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吾闻古之士怒则思理，危不忘义，必将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赵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单父，是辱名也；事诛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见天下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县畔，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余子田基独后至，祛衣将入鼎曰：“基闻之，义者轩冕在前，非义弗受；斧钺于后，义死不避。”遂祛衣将入鼎，佛肸播而之赵，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田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襁负其母，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

齐崔杼弑庄公，邢蒯瞶使晋而反，其仆曰：“崔杼弑庄公，子将奚如？”

邢蒯瞶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其仆曰：“君之无道也，四邻诸侯莫不闻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难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谏之，谏不听我能去，今既不谏又不去；吾闻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禄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驱车入死。

其仆曰：“人有乱君，人犹死之；我有治长，可毋死乎？”乃结辔自刎于车上。君子闻之曰：“邢蒯瞶可谓守节死义矣；死者人之所难也，仆夫之死也，虽未能合义，然亦有志之意矣，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谓也。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仆夫之谓也。”

燕昭王使乐毅伐齐，闵王亡，燕之初入齐也，闻盖邑人王歊贤，令于三军曰：“环盖三十里毋入。”以歊之故，已而使人谓歊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歊固谢燕人，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盖邑。”王歊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悬其躯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歊布衣义犹不背齐向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公子，立为襄王。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弗许也，王曰：“别君而异友，斯汝也。”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厉附，事穆公，不见识焉，冬处于山林食杼栗，夏处于洲泽食菱藕。穆公以难死，朱厉附将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见识焉，今君难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厉附曰：“始我以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将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也，争王雉必有说，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赏于车下。”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乎府而视之，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

## 卷五 贵德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

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仁人之德教也，诚恻隐于中，怊悞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陵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系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恩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此之谓也。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报于鬼神也。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人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辟地垦草，粪土树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后世，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周颂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礼记曰：“上牲损则用下牲，下牲损则祭不备物。”以其舛之为不乐也。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荐进。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后行，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虽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为也。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妻子者，以其知营利，以妇人之恩抚之，饰其内情，雕画其伪，孰知其非真，虽当时蒙荣，然士君子以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邓析，其智非无所识也，然而为圣王所诛者，以无德而苟利也。竖刁、易牙，毁体杀子以干利，卒为贼于齐。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乱生；人臣而仁，国治主荣；明主察焉，宗庙大宁，夫人臣犹贵仁，况于人主乎！故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财不足，请敛于民。”

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自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此之谓也。

景公探爵馘，馘弱故反之，晏子闻之，不待请而入见，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为者也？”景公曰：“我采爵馘，馘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贺之：“吾君有圣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馘，馘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对曰：“君探爵馘，馘弱故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

景公睹婴儿有乞于途者，公曰：“是无归夫？”晏子对曰：“君存何为无归，使养之，可立而以闻。”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鰥寡之不室者，论而供秩焉。”景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见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公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吾使佣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见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对曰：“公待所见而施惠焉，则齐国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国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温舒上书，言尚德缓刑，其词曰：“陛下初即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德，天下幸甚。臣闻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吏是也；昔秦之时，灭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谄过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内赖陛下厚恩，无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妇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圣人所以伤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诬词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成炼之者众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理，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政，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臣所谓一尚存也。臣闻鸟馘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传曰：‘山藪藏矣，川泽纳污。’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闻，愿陛下察诽谤，听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烦狱；则太平之风可与于世，福履和乐，与天地无极，天下幸甚。”书奏，

皇帝善之，后卒于临淮太守。

晋平公春筑台，叔向曰：“不可。古者圣王贵德而务施，缓刑辟而趋民时；今春筑台，是夺民时也。夫德不施，则民不归；刑不缓，则百姓愁。使不归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夺其时，是重竭也；夫牧百姓，养育之而重竭之，岂所以安命安存，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平公曰：“善！”乃罢台役。

赵简子春筑台于邯郸，天雨而不息，谓左右曰：“可无趋种乎？”尹铎对曰：“公事急，厝种而悬之台；夫虽欲趋种，不能得也。”简子惕然，乃释台罢役曰：“我以台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为台，故知吾之爱也。”

中行献子将伐郑，范文子曰：“不可。得志于郑，诸侯讎我，忧必滋长。”却至又曰：“得郑是兼国也，兼国则王，王者固多忧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忧。今子见无土而欲富者乐乎哉？”

季康子谓子游曰：“仁者爱人乎？”子游曰：“然。”“人亦爱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佩，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琴之声。仲尼之死，吾不闲鲁国之爱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产之与夫子，其犹浸水之与天雨乎？浸水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时雨，既以生，莫爱其赐，故曰：譬子产之与夫子也，犹浸水之与天雨乎？”

中行穆子围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许，军吏曰：“师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我独奚好焉？赏所甚恶，有失赏也，若所好何？不赏，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请降，使人视之，其民尚有食也，不听，鼓人告食尽力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

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郑伐宋，宋人将与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焉，及战，曰：“畴昔之羊羹，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华元驰入郑师，宋人败绩。

楚王问庄辛曰：“君子之行奈何？”庄辛对曰：“居不为垣墙，人莫能毁伤；行不从周卫，人莫能暴君。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复问君子之富奈何？对曰：“君子之富，假贷人不德也，不责也；其食饮人不使也，不役也；亲戚爱之，众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寿乐而不伤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东海下邳人也，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离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之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

于公。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

孟简子相梁并卫，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之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门下使者几何人矣？”孟简子曰：“门下使者有三千余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对曰：“臣与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之；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兄有狱，我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车曰：“嗟兹乎！我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于诸侯，春秋讥之；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下之为恶，尚不可止；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

孙卿曰：“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然乃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致恶，刑法上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人而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凡斗者皆自以为是而以他人为非，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是人之所以狐亡补犬羊，身涂其炭，岂不过甚矣哉！以为智乎，则愚莫大焉；以为利乎，则害莫大焉；以为荣乎，则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则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恶多同，人之斗诚愚惑夫道者也。诗云：‘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言斗行也。”

子路持剑，孔子问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卫。”孔子曰：“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内，而闻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围，何必持剑乎？”子路曰：“由也请摄齐以事先生矣。”

乐羊为魏将，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县其子示乐羊，乐羊不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之战，果下之，遂为魏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孟孙猎得麀，使秦西巴持归，其母随而鸣，秦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为太子侍，左右曰：“夫秦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智伯还自卫，三卿燕于蓝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果闻之谏曰：“主弗备难，难必至。”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异于是，夫郟氏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诉，范中行有函冶之难，皆主之所知也。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周书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谋而媿人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惧，蚋蚁蜂蚤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听，自是五年而有晋阳之难，段规反而杀智伯于师，遂灭智氏。

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记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人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 卷六 复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麇，前足鼠，后足兔，是兽也，甚矣其爱蛭蛭巨虚也，食得甘草，必啮以遗蛭蛭巨虚，蛭蛭巨虚见人将来，必负麇以走，麇非性之爱蛭蛭巨虚也，为其假足之故也，二兽者亦非性之爱麇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与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源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赵襄子见围于晋阳，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五人皆怒，张孟谈谓襄子曰：“晋阳之中，赫无大功，今与之上赏，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礼唯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与赫上赏，不亦可乎？”仲尼闻之曰：“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礼矣。”

晋文公亡时，陶叔狐从，文公反国，行三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见咎犯曰：“吾从君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国行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与！我有大故与！子试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谊，蕃援我使我不得为非，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是子固为首矣，岂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舆闻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履不越’，此之谓也。”晋文公入国，至于河，令弃筮豆茵席，颜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后，咎犯闻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反国，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国乎？”对曰：“筮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弃之；颜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而皆后之；臣闻国君蔽士，无所取忠臣；大夫蔽游，无所取忠友；今至于国，臣在所蔽之中矣，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不与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为己力，不亦诬乎？”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干，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邪？请今命廩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曲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

邴吉有阴德于孝宣皇帝微时，孝宣皇帝即位，众莫知，吉亦不言，吉从大将军长史转迁至御史大夫，宣帝闻之，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绅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之，有阴德者必殮其乐以及其子孙；今此未获其乐而病甚，非具死病也。”后病果愈，封为博阳侯，终殮其乐。

魏文侯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操以进。”主书者举两筐以进，令将军视之，尽难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归赵，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乎？”平原君曰：“赵亡即胜虜，何为不忧？”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后宫数百，妇妾荷绮縠，厨余粱肉；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间，分工而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飧食士，方其危苦时易为惠耳。”于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谈死，封其父为孝侯。

秦繆公尝出，而亡其骏马，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繆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繆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即以次饮之酒，杀马者皆惭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繆公，围之，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繆公卒得以解难，胜晋获惠公以归，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纓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纓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纓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三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奋，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

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加诛也；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臣乃夜绝纆者。”遂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赵宣孟将上之绛，见翳桑下有卧饿人不能动，宣孟止车为之下，餐自含而哺之，饿人再咽而能食，宣孟问：“尔何为饥若此？”对曰：“臣居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与之壶餐，脯二胸，再拜顿首受之，不敢食，问其故，对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将以贡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与汝。”乃复为之箪食，以脯二束与钱百。去之绛，居三年，晋灵公欲杀宣孟，置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饮之酒，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命房中士疾追杀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请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为谁？”及是且对曰：“何以名为？臣是夫桑下之饿人也。”遂斗，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谓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尽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于万人乎？故曰德无细，怨无小，岂可无树德而除怨，务利于人哉！利施者福报，怨往者祸来，形于内者应于外，不可不慎也，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君胡可不务爱士乎！

孝景时，吴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盎为吴相时，从史与盎侍儿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从史惧亡归，盎自追，遂以侍儿贿之，复为从史。及盎使吴见围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司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不信，曰：“公何为者也？”司马曰：“臣故为君从史盗侍儿者也。”盎乃敬对曰：“公见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帐，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归报。

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让者怒，以其精气能使襄主动心，乃漆身变形，吞炭更声，襄主将出，豫让伪为死人，处于梁下，驷马惊不进，襄主动心，使使视梁下得豫让，襄主重其义不杀也。又盗，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缙宫，襄主动心，则曰必豫让也，襄主执而问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杀中行君，子不能死，还反事之；今吾杀智伯，乃漆身为疠，吞炭为哑，欲杀寡人，何与先行异也？”豫让曰：“中行君众人畜臣，臣亦众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为之用。”襄子曰：“非义也？子壮士也！”乃自置车库中，水浆毋入口者三，日以礼豫让，让自知，遂自杀也。

晋逐栾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从者死，其臣曰：“辛俞从之。”吏得而将杀之，君曰：“命汝无得从，敢从何也？”辛俞对曰：“臣闻三世仕于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为之赐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栾氏，受其赐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晋君释之。

留侯张良之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浪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遂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购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后卒随汉报秦。

鲍叔死，管仲举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说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

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鲍子尝与我有所说王者，而三不见听，鲍子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鲍子尝与我临财分货，吾自取多者三，鲍子不以我为贪，知我之不足于财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晋赵盾举韩厥，晋君以为中军尉；赵盾死，子朔嗣为卿。至景公三年，赵朔为晋将，朔取成公姊为夫人，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梦见叔带持龟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绝而后好，赵史援占曰：此甚恶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

至子赵朔，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晋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至，赵盾遍告诸将曰：“赵穿弑灵公，盾虽不知犹为首贼，臣杀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后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厥告赵朔趋亡，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且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后生男乳，朔客程婴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曰：“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疾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有绝祀；今及吾君独灭之，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曰：“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对，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令，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军，将军遂返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故复于彼；非程婴则赵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北郭骚踵见晏子曰：“窃悦先生之义，愿乞所以养母者。”晏子使人分仓粟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者。吾闻之曰：养其亲者，身更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齐国必侵矣，方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绝颈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杀也。公闻之大骇，乘驰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闻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曰：“婴不肖，罪过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吴赤市使于智氏，假道于卫，宁文子具纻絺三百制，将以送之，大夫豹曰：“吴虽大国也，不坏交假之道，则亦敬矣，又何礼焉！”宁文子不听，遂致之吴赤市。至于智氏，既得事，将归吴，智伯命造舟为梁，吴赤市曰：“吾闻之，天子济于水，造舟为梁，诸侯维舟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职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视之，视则用兵在后矣，将亦袭卫。吴赤市曰：“卫假吾道而厚赠我，我见难而不告，是与为谋也。”称疾而留，使人告卫，卫人警戒，智伯闻之，乃止。

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

齐。愿先生与寡人共忧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王后问之，又复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菴饭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湾邪，得谷百车，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阳虎得罪于卫，北见简子曰：“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简子曰：“何哉？”阳虎对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树者过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过半矣；边境之士，臣所立者亦过半矣。今夫堂上之人，亲鄙臣于君；朝廷之吏，亲危臣于众；边境之士，亲劫臣于兵。”简子曰：“唯贤者为能报恩，不肖者不能。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毋已树而择之。”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僮子衣青白衣，而侍于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战，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贼心为足矣，今滋甚，君之宠此子也，又且以谁之父杀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后，兵革不用。

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注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

东闾子尝富贵而后乞，人问之，曰：“公何为如是？”曰：“吾自知吾尝相六七年未尝荐一人也；吾尝富三千万者再，未尝富一人；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难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恶，数之理也，人而得之，在于外假之也。’”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馯之父争田，不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馯为仆；夺庸织之妻，而使织为参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馯以鞭扶织，织怒，馯曰：“人夺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伤！”织曰：“孰与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谋杀公，纳之竹中。

楚人献鼃于郑灵公，公子家见公子宋之食指动，谓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先遂杀灵公。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

## 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修近理内政檄机之礼，壹妃匹之际；则莫不慕义礼之荣，而恶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孙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言明其化而已矣，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

者刑德并奏，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善不劝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协赏罚’，此之谓也。

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谓也。

公叔文子为楚令尹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公叔子曰：“严则下暗，下暗则上聋，聋暗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顺时针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

卫灵公谓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于庙堂之上而国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马。”

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雉也，若何而毋畏？”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圣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对曰：“夫短细不可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与圣人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以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

卫灵公问于史 曰：“政孰为务？”对曰：“大理为务，听狱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断者不可属也，故曰：大理为务。”少焉，子路见公，公以史言告之，子路曰：“司马为务，两国有难，两军相当，司马执枹以行之，一斗不当，死者数万，以杀人为非也，此其为杀人亦众矣，故曰：司马为务。”少焉，子贡入见，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贡曰：“不识哉！”

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兵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曰：教为务也。”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 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

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讼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故也！今是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弗踰乎？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力而不至，刑错而不用。”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凯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鰥、寡、孤、独。”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武王问于太公曰：“

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幸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宫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

成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之，不善则雠也；夏、殷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无惧也？”

仲尼见梁君，梁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丘闻之，两君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不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治。”梁君曰：“岂有不然哉！”

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诸侯宾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齐景公奢于台榭，淫于苑囿，

五官之乐不解，一旦而赐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节用，此三者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鲁莫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何闭于门哉？”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寡人之丑也；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丑也。”

子产相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也；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善断事，子太叔善决而文，公孙挥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变而立至，又善为辞令，裨谌善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

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辨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豪贤者，因而亲之；其辨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出，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贱，宓子贱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治，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中节也，中民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

宓子贱为单父宰，辞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许也；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扱纶错饵，迎而吸之者也，阳桥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

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鬻，鬻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说，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也？”子贱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虽少鬻，鬻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

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会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子路治蒲，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

子贡为信阳令，辞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因子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己，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言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

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晋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尝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齐桓公问管仲曰：“国何患？”管仲对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



谓也？”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入主所察，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斡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国之所患也。”

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进善言，则善无由入矣。”

复犒之君朝齐，桓公问治民焉，复犒之君不对，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与民共甘苦饥寒乎？”“夫以我为圣人也，故不用言而谕。”因礼之千金。

晋文公时，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大夫栾枝曰：“地广而不平，财聚而不散，独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说之。”栾枝曰：“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其此之谓也。”晋侯问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蚀之，寡人学愾焉，诗所谓：‘彼日而蚀，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三曰从时。”延陵季子游于晋，入其境曰：“嘻，暴哉国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国乎！”立其朝曰：“嘻，乱哉国乎！”从者曰：“夫子之入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亩荒秽而不休，杂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国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视而不下问，其臣善伐而不上谏，吾是以知其国之乱也。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而国莫之服也。

齐人甚好鞞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鞞击者不祥，臣其察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

其心莫若教也。”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

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孔子可谓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螻蛄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鹰之矣。”古之鲁俗，涂里之间，罗门之罗，收门之鱼，独得于礼，是以孔子善之夫涂里之间，富家为贫者出；罗门之罗，有亲者取多，无亲者取少；收门之渔，有亲者取巨，无亲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婚姻之道废，则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兴矣。

## 卷八 尊贤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将怀远而致近也。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释父兄与子孙，非疏之也；任庖人钓屠与仇雠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数矣。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之必霸也，岂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三存亡国，一继绝世，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强中国，败强楚，合诸侯，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据有雍州，攘败西戎。吴用延州莱季子，并翼州，扬威于鸡父。郑僖公富有千乘之国，贵为诸侯，治义不顺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贤也。至简公用子产、裨谿、世叔、行人子羽，贼臣除，正臣进，去强楚，合中国，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远乎贤者之厌难折冲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

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国家愾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后，邾击其南，齐伐其北，鲁不胜其患，将乞师于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传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买不可使戍卫，公子遂不听君命而擅之晋，内侵于臣下，外困于兵乱，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贤，而后乃渐变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损也。夫得贤失贤，其损益之验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见贤，无可奈何矣，若智能见之，而强不能决，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以鲁庄公不知季子之贤乎，安知疾将死，召季子而授之国政，授之国政者，是知其贤也。此二君知能见贤而皆不能用，故宋殇公以杀死，鲁庄公以贼嗣，使宋殇蚤任孔父，鲁庄素用季子，乃将靖邻国，而况自存乎！

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百里奚道之于路，传卖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宁戚故将车人也，叩辕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国。司马喜骭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胁拉齿于魏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故诗曰：‘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纻，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圣主，几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犹绵绵之葛矣。”眉睫之征，接而形于色；声音之风，感而动乎心。宁戚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崦，孔子为之下车；尧、舜相见不违桑阴，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故贤圣之接也，不待久而亲；能者之相见也，不待试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与之临财分货，乃知其廉也；非必与之犯难涉危，乃知其勇也。举事决断，是以知其勇也；取与有让，是以知其廉也。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睹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禽于越，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弑于匠丽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愍王以弑死于庙梁，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

是故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五十年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国独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襄王得国。由此观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夏民从，越王不隳旧冢而吴人服，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故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则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贼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为相，七十言而说乃听，遂使桓公除报讎之心而委国政焉。

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无自危

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而佯狂，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自是之后，殷兼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校地计众，非与齐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镜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举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死尚如其厚也，况当世而生存者乎！则其弗失可识矣。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纆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伯牙子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

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士有道乎？”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士，则四面而至矣。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士，则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间，夫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周武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对曰：“君不闻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王将杀之，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又有士曰苗贲皇，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鄢陵之战。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两堂之战。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杀其父兄，出亡走吴；阖闾用之，于是兴师而袭郢，故楚之大得罪于梁郑宋卫之君，犹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国。由是观之，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无贵乎！”

哀公问于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拙者，无取健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拙者大给利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恣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义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

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贫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乎？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蕘。’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齐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欤！”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赵简子游于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跪而对曰：“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

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说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骅骝骐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廐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无以应。

卫君问于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缁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让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罚，不可以理避也；犹举杖而呼狗，张弓而祝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卫相齐，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二十有七而问焉，曰：“士大夫谁能与我赴诸侯者乎？”田饶等皆伏而不对。宗卫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难用也！”饶对曰：“非士大夫之难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卫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下无死士矣。今夫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纨素绮绣靡丽。堂楯从风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缘衣；果园梨栗，后宫妇人摭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尝，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于是宗卫面有惭色，逡巡避席而谢曰：“此卫之过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公曰：

“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姐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材，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闲居，喟然而叹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愿闻其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则可，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则可；夫有道又谁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闻之，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岂无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夫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为我请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说，因为子方曰：“不识贫穷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吾未见以家待亡者也。贫穷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不得贫穷乎？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语，文侯叹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晋文侯行地登隧，

大夫皆扶之，随会不扶，文侯曰：“会！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对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谓重死？”对曰：“身死，妻子为戮焉。”随会曰：“君奚独问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问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随会对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为谋，辨士不为言，仁士不为行，勇士不为死。”文侯援绥下车，辞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愿诸大夫勿罪也。”

齐将军田穰出将，张生郊送曰：“昔者尧让许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齐辞诸侯之位而不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于陵仲子辞三公之位而佣为人灌园，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过去君第，变姓名，免为庶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辞之而实羞之。今将军方吞一国之权，提鼓拥旗，被坚执锐，旋回十万之师，擅斧钺之诛，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骄士。”田穰曰：“今日诸君皆为穰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大道，谨闻命矣。”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毋乃难乎？”

孔子之郟，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取束帛一

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士不中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大德毋踰闲，小德出入可也。”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此极非其贵者耳；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

桓公：“善。”鲁人攻鄆，曾子辞于鄆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鄆而数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鄆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入与共食，出与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韦也，君亡不从，来又复贵之，君独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韦，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复也，尚是子韦之遗德余教也，吾故贵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树以从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杨因见赵简主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简主闻之，绝食而叹，跽而行，左右进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见过人矣。”简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之士，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见之，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由是观之，远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应侯与贾午子坐，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贾午子曰：“夫急张调下，故使人悲耳。急张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笑不应，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奩饭，一壶酒，三鲋鱼，祝曰：‘蟹堞者宜禾，湾邪者百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齐奔楚，楚王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何？”对曰：“易知耳，齐使申孺将，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禽将军首而反耳。齐使田居将，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眇子将，楚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如是则王仅得存耳。”于是齐使申孺将，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至，擒将军首反，于是齐王忿然，乃更使眇子将，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田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益王车属九乘，仅得免

耳。至舍，王北面正领齐袪，问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者俱不为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者，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眇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于曲阳，饮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蹇重举酒进曰：“臣请浮君。”文侯曰：“何以？”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饮之，嚼而不让。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赵简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廛曰：“安用之？”简子曰：“良臣，人所愿也，又何问焉？”曰：“君以无为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听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难；出在于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为；若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将营其君，使复其位，死而后止，何曰以来，若未能，乃非良也。”简子曰：“善。”子路问于孔子曰

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去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讎之。贤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晋荆战于郟，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昭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昭公曰：“善！”乃使复将。

## 卷九 正谏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身亡；身亡者，仁人之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曹羈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羈合礼。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觸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觸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刃，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下治城郭，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顾昧死御。”平公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诘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尽而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敢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孟尝君将西入秦，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谏我，我则杀之。”谒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闻。”曰：“请客入。”客曰：“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上，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顾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楚庄王欲伐阳夏，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莫敢，庄王猎于云梦，椒举进谏曰：“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而王国亡，王之马岂可得哉？”庄王曰：“善，不谷知诘强之可以长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以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败，始皇乃取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萑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

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

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萑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萑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菜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入乎！”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敢问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吾北伐孤竹，令支而反者，武也；吾为葵丘之会，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君直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上，拙于一剑，非武也；侄娣不离怀衽，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桓公曰：“寡人有过乎？幸记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台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为绝我游乎？”怒而击之。于是令尹子西，驾安车四马，径于殿下曰：“今日荆台之游，不可不观也。”王登车而拊其背曰：“荆台之游，与子共乐之矣。”步马十里，

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大王肯听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谏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若司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谏臣也；愿大王杀臣之躯，罚臣之家，而禄司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听公子，独能禁我游耳，后世游之，无有极时，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后世易耳，愿大王山陵崩，为陵于荆台；未尝有持钟鼓管弦之乐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还车，卒不游荆台，令罢先置。孔子从鲁闻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籥箛之嬾，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保申谏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籥箛之嬾，畋于云泽，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谷免于襁褓，托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欲自流，乃请罪于王，王曰：“此不谷之过，保将何罪？”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籥箛之嬾，逐舟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萧何王陵闻之曰：“圣主能奉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为法。”

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对曰：“君为驰底之台，上何以发千兵？下何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民？’所敬各异也。”于是平公乃罢台。

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有夙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为台，今复欲为钟，是重敛于民，民之哀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令知其罪而杀之。”公曰：“诺。”晏子举戈而临之曰：“汝为吾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人，闻于四邻诸侯，汝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景公好弋，使烛雏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雏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雏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雏罪已毕，请杀之。”

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出正闾，别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问曰：“君何故不朝？”对曰：“昔者君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出正闾，别跪击

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见，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发乘六马以出正闾，别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赐，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于别跪以辱社稷，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晏子对曰：“君无恶焉。臣闻之，下无直辞，上无隐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而别跪有直辞，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别跪倍资无正，时朝无事。

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闾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报闾曰：“君至”。司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报闾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军却，阖庐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而父乎？”夫差对曰：“不敢。”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三年伐越，败于夫湫，越王句践乃以兵五千人（一作入）栖于会稽山上，使大夫种厚币遣吴太宰嚭以请和，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其后五年，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不可。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腹心之疾，齐犹疥癣耳，而王不先越，乃务伐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与邹鲁之君会以归，益疏子胥之言。其后四年，吴将复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胥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辞伪诈而贪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盘庚曰：‘古人有颠越不恭’。是商所以兴也，愿王释齐而先越，不然，将悔之无及也。”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谓其子曰：“吾谏王，王不我用，吾今见吴之灭矣，女与吴俱亡无为也。”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归报吴王。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其怨望猜贼为祸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计谋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悞强谏，沮毁用事，微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齐也，乃属其子于鲍氏。夫人臣内不得意，外交诸侯，自以先王谋臣，今不用，常怏怏，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谗臣宰嚭为乱，王顾反诛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时，诸子弟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吴国与我，我顾不敢当，然若之何听谗臣杀长者！”乃告舍人曰：“必树

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着之吴东门，以观越寇之灭吴也。”乃自刺杀，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乃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后十余年，越袭吴，吴王还与战不胜，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许，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田常与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虽叛而危之，不可。愿君去一人。”简公曰：“非细人之所敢议也。”居无几，田常果攻宰予以庭，贼简公于朝，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鲁襄公朝荆，至淮，闻荆康王卒，公欲还，叔仲昭伯曰：“君之来也，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为还？”大夫皆欲还，子服景伯曰：“子之来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劳，不远道涂，而听于荆也，畏其威也！夫义人者，固将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聘焉者乎！闻畏而往，闻丧而还，其谁曰非侮也。姓是嗣王，太子又长矣，执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说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后人，其讎滋大，以战小国，其谁能止之？若从君而致患，不若违君以避难，且君子计而后行，二三子其计乎？有御楚之术，有守国之备，则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时，吴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闻之，为书谏王，其辞曰：“君王之外臣乘，窃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

汤武之地，方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诛以直谏，故事无废弃而功流于万世也，臣诚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诚愿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之言。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且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而重惊之，系方绝而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诚能用臣乘言，一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如重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保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无益也，不知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于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从来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绳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也，而渐靡使之然。夫铄铄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于，可引而绝，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砢砥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长，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行恶为非，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诚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吴王不听，卒死丹徒。

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冷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

今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晏子复于景公曰：“朝居严乎？”公曰：“朝居严，则曷害于国家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暗，上无闻则谓之聋；聋暗则非害治国家如何也？具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廩，合疏缕之纬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距而不入者哉？”

## 卷十 敬慎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谚曰：“诚无垢，思无辱。”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

“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闇；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常捩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捩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捩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捩曰：“嘻，是已。”常捩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捩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捩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捩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平子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平子曰：“柔无乃 乎？”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为 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亏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夫怀谦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则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日夜慎之，则无灾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吾无颜氏之才，何以告汝？虽无能，君子务益。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飞鸟以山为卑，而层巢其巔；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无以利害身，则辱安从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单快曰：“国有五寒，而冰冻不与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厉，三曰谋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败，五曰不能治内而务外；此五者一见，虽祠无福，除祸必得，致福则贷。”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至。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谷俱生于朝，七月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谷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

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天时得祸反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刑罚不中，足以亡；内失众心，足以亡；外慢大国，足以亡。”

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齐顷公、桓公之子孙也，地广民众，兵强国富，又得霸者之余尊，骄蹇怠傲，未尝肯出会同诸侯，乃兴师伐鲁，反败卫师于新筑，轻小慢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大败齐师，获齐顷公，斩逢丑父，于是懼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尊宠不武而得之，可谓能拙免变化以致之，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晋文公是其效也。晋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飡国，飡国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郑。文公于是悯中国之微，任咎犯、先轸、阳处父，畜爱百姓，厉养戎士，四年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执曹伯，还败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听，天下旷然平定，周室尊显，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自此而怠政事，为狄泉之盟，不亲至，信衰谊缺，如罗不补，威武拙折不信，则诸侯不朝，郑遂叛，夷狄内侵，卫迁于商止。故曰：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击趋而入见，宾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独不起，文侯有不悦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称曰：“为子起欤？无如礼何！不为子起欤？无如罪何！请为子诵楚恭王之为太子也，将出之云梦，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趋避家人之门中，太子下车从之家人之门中曰：‘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吾闻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见子之面，今而后记子之心，审如此，汝将何之？’”文侯曰：“善。”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

子赣之承，或在涂，见道侧巾布拥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赣问焉，曰：“此至承几何？”嘿然不对。子赣曰：“人问乎己而不应，何也？”屏其拥蒙而言曰：“望而黜人者，仁乎？睹而不识者，智乎？轻侮人者，义乎？”子赣下车曰：“赐不仁，过闻三言，可复闻乎？”曰：“是足于子矣，吾不告子。”于是子赣三偶则式，五偶则下。

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羸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来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厘王十一年，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秦孰强？”对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孟尝芒卯之贤。”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如耳魏齐而率强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范中行氏，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满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虽强不过智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愿王之必勿易也。”于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持酒而进之，子反曰：‘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谷阳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醉而寝。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于是恭王驾往入幄，闻酒臭曰：‘今日之战，所恃者司马，司马至醉如此，是亡吾国而不恤吾众也，吾无以复戢矣！’于是乃诛子反以为戮，还师。”夫谷阳之进酒也，非以妒子反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春秋有其戒，晋先轸是也。先轸欲要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要秦师，襄公曰：“不可。夫秦伯与吾先君有结，先君一日薨而兴师击之，是孤之负吾先君，败邻国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轸曰：“先君薨而不吊赠，是无哀吾丧也；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毕尚薄屋，无哀吾丧也。”兴师。卜曰：“大国师将至，请击之。”则听先轸兴兵要之轂，击之，匹马只轮（轮）无脱者，大结怨构祸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烂国家，十有余年，卒丧其师众，祸及大夫，忧累后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鲁哀公问孔子曰：“予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乎？”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鲁哀侯弃国而走齐，齐侯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鲁哀侯曰：“臣始为太子之时，人多谏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爱臣，臣爱而不近也，是则内无闻而外无辅也。是犹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且拔也。”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其音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异人音。”少进，见之，丘吾子也，拥镰带索而哭，孔子辟车而下，问曰：“夫子非有丧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学问，周遍天下，还后吾亲亡，一失也。事君奢骄，谏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三失也。树欲静乎风不定，子欲养吾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孔子论诗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则孽也；是以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蹠。’此之谓也。”

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爵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亏，谗谀乱正心，众口使意回，忧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污辱难湔洒，败事不可后追，不深念远虑，后悔当几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谗谀者，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则称为君子，名声常存。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蚤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要道也。

颜回将西游，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诚以信，三曰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宽以静。思此五者，则无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时，凶命不至，而祸不来。友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贵人者，非贵人也，自贵也。昔者吾尝见天雨金石与血；吾尝见四月十日并出，有与天滑；吾尝见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宫之破，大国之灭；吾尝见高山之为裂，深渊之沙竭，贵人之车裂；吾尝见稠林之无木，平原为溪谷，君子为御仆；吾尝见江河干为坑，正冬采榆叶，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万乘之主，死而不

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无戒而不慎五本哉！

鲁有恭士，名曰机泛，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阴，夏日行阳，市次不敢不行参，行必随，坐必危，一食之间，三起不羞，见衣裘褐之士则为之礼，鲁君问曰：“机子年甚长矣，不可释恭乎？”机泛对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对君之坐，岂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岂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泛所谓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鸿鹄飞冲天，岂不高哉？罾缴尚得而加之；虎豹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誉人者少，恶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质之加于泛者，何释恭为？”

成回学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问其故何也？回对曰：“臣闻之，行者比于鸟，上畏鹰鹞，下畏网罗；夫人为善者少，为谗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祸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 卷十一 善说

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中，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自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与王地，则王奈何？故不若与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祸。”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吾者入门而左。”有中门而立者，桓公问焉。对曰：“管子之知，可与谋天下，其强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是亦可夺也。”桓公曰：“善。”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复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闾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观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闾丘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王曰：“天杀生有时，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廩虽实，以备灾害，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廩将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孝武皇帝时，汾阴得宝鼎而献之于甘泉宫，群臣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周鼎而寿王独以为非，何也？寿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臣闻夫周德始产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洞，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愈盛，天瑞并至，征祥毕见。昔始皇帝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宝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虞丘寿王黄金十斤。

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朝其君，举而宴，御呼车，骖亦呼车，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借呼车？’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辔衔耳。子今不正辔衔，使马卒然惊，妄轹道中行人，必逢大敌，下车免剑，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辔，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乎？’今大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也。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

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誉，韩氏之卢，天下疾狗也。见菟而指属，则无失菟矣；望见而放狗也，

则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君子诚能刑于内，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见鹪鹩巢于苇苕，着之发毛，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也，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齐王使为相。

陈子说梁王，梁王说而疑之曰：“子何为去陈侯之国而教小国之孤于此乎？”陈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时，昔傅说衣褐带剑，而筑于柶传之城，武丁夕梦，旦得之，时王也；宁戚饭牛，康衢击车辐而歌，顾见桓公得之，时霸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人虏，穆公得之，时强也。论若三子之行，未得为孔子骏徒也。今孔子经营天下，南有陈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尝离也。孔子之时不行，而景公之时怠也。以孔子之圣，不能以时行，说之怠，亦独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真为勇悍矣，今未尝见子之奇辩也。一邻之斗也，千乘之胜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谓者何也？夫登高临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渊，刺蛟龙，抱鼉鼉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罴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不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流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端辩，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有斧质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尽釂，公乘不仁举曰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胜不仁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大夫拥钟锤，县令执桴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沓手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芘，张翠盖而犀尾，班丽褂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柁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踰渗悝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柁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踰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柁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适遭暴乱，无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处势隐绝，不及四邻，拙折候厌，袭于穷巷，无所告愬；不若交欢相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复相见之时；不若少失二亲，兄弟别离，家室不足，忧蹙盈。当是之时也，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穷穷焉固无乐已。凡若是者，臣一为之徽胶援琴而长太息，则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则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侏儒处前选进而谄谀；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水游则连方舟，载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圃，格猛兽；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与生，虽有善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尝君曰：“否！否！文固以为不然。”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则横，从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讎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报讎于弱薛，誉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以坏，曲池既以渐，坟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婴儿竖子樵采薪莩者，踣躅其足而歌其上，众人见之，无不愀焉，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征，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

蘧伯玉曰：“谨受命。”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话，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悦。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吴善用之。蚡蚘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蚡蚘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鬯，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乐达，达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义，君子所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桓子而说之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刑不滥。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君子。（与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无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滥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祁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已哉？张禄掌门，见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则是修也。仓庾盈而不虚，则是富也。为之奈何？其说可得闻乎？”张禄曰：“愿君贵则举贤，富则振贫，若是则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矣。”孟尝君以其言为

然，说其意，辩其辞，明日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张先生。先生辞而不受。后先生复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说，汝亦知之乎？’文窃说教，故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先生，以补门内之不赡者，先生曷为辞而不受乎？”张禄曰：“君将掘君之偶钱，发君之庾粟以补士，则衣弊履穿而不赡耳。何暇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乎？”孟尝君曰：“然则为之奈何？”

张禄曰：“夫秦者四塞之国也。游宦者不得入焉。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寄我与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虽人求间谋，固不遇臣矣。”孟尝君曰：“敬闻命矣。”因为之书，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谓秦王曰：“自禄之来入大王之境，田畴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东有相，所谓孟尝君者，其人贤人，天下无急则已，有急则能收天下雄俊之士，与之合交连友者，疑独此耳。

然则大王胡不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遗孟尝君，孟尝君辍食察之而寤曰：“此张生之所谓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者也。”庄周贫者，往贷粟于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大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瓮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鱼之肆矣。’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送之庄周之室。

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之隐，左右言及国吏罪。”

赵简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简子欲得之，陶君不与。承盆疽谓陶君曰：“简子将掘君之墓，以与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将赦之，不者将掘其墓，朽者扬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惧，谓效二人之尸以为和。

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赐其犹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对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皆知高，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通，不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

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挺，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挺撞乎？”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何也？”子贡曰：“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而事贤则不悔；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穷不事贤，其通不举穷，其富不分贫，其贵不理贱，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仲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仲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咎犯与赵衰孰贤？”对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智不知其士众，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无勇也；言之而不听，不贤也。”

赵简子问于成抟曰：“吾闻夫羊殖者，贤大夫也，是行奚然？”对曰：“臣抟不知也。”简子曰：“吾闻之子与友亲，子而不知，何也？”抟曰：“其为人也数变，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过；其二十也，仁以喜义，其三十也，为晋中军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为边城将，远者复亲。今臣不见五年矣。恐其变，是以不敢知。”简子曰：“果贤大夫也，每变益上矣。”

## 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义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若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赵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诫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尝悲若此也！”王曰：“宫商固方调矣！”使者曰：“调则何不书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湿，弦有缓急，宫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书。”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辞，遇吉则贺之，凶则吊之。今楚、赵相去，千有余里，吉凶忧患，不可豫知，犹柱之不可书也。诗云：‘莘莘征夫，每怀靡及。’”楚庄王举兵伐宋，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



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

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死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顾谓楚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公卒赦解扬而归之。晋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辞而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秦王曰：“秦破韩灭魏，鄢陵君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吾岂畏其威哉？吾多其义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辞而不受，是轻寡人也。”唐且避席对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为趣者，鄢陵君也。夫鄢陵君受地于先君而守之。虽复千里不得当，岂独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见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见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尝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颈颡地耳，何难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之士怒也。”

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苍隼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之季父，白虹贯日，此三人皆布衣韦带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厲於天。士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秦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吴责宝而与我师，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杨干麻筋之弓六往。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且鲁赋五百，邾赋三百，不识以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得可使者。”仓唐曰：“臣愿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北犬，奉晨鳧，献于文侯。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闲，奉晨鳧，敬献庖厨，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击爱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仓唐而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为之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毋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于

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太子起拜，受赐发篋，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早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无谁与谋，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而击为孝子。太子乃称：“诗曰：‘凤凰于飞，咿咿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谓也。”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明年，又使豚尹观，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赘其群臣而议其过，任座进谏曰：“主君国广以大，民坚而众，国中无贤人辩士，奈何？”王曰：“寡人国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独治之，安所用贤人辩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齐无故起兵攻鲁，鲁君患之，召其相曰：‘为之奈何？’相对曰：‘夫柳下惠少好学，长而嘉智，主君试召使于齐。’鲁君曰：‘吾千乘之主也，身自使于齐，齐不听。

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对曰：‘臣闻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齐，纵不解于齐兵，终不愈益攻于鲁矣。’鲁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来。入门，祛衣不趋。鲁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谓饥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尝能以观喜见子。今国事急，百姓恐惧，愿借子大夫使齐。’柳下惠曰：‘诺。’乃东见齐侯。齐侯曰：‘鲁君将惧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惧。’齐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鲁城，芒若类灭亡国，百姓发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视若鲁君类吾国。子曰不惧，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惧者，以其先人出周，封于鲁，君之先君亦出周，封于齐，相与出周南门，剖羊而约曰：“自后子孙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剖羊矣。”臣之君固以剖羊不惧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齐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至解齐，释鲁之难，奈何无贤士圣人乎？”

陆贾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越则杀王以降汉，如反复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问：“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

未尝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踦 山海之间，譬若汉一郡，何可乃比于汉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悦陆生，与留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囊中装，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陆生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

归报，高祖大悦，拜为太中大夫。

晋楚之君相与为好会于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晋、楚大夫曰：“趣以见天子礼见于吾君，我为见子焉。”使者曰：“冠虽弊，宜加其上；履虽新，宜居其下；周室虽微，诸侯未之能易也。师升宋城，犹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诸大夫瞿然，遂以诸侯之礼见之。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日惭之。”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诗曰：“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谓也。

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曰：“吾闻晏婴盖北方之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侯者：客见则称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愀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

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蛮夷之乡，希见教君子之行，请私而毋为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闻齐君盖贼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对曰：“臣闻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劳；大事不得，小事不为者必贫；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门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讥晏子也，犹裸而訾高榭者。”

景公使晏子使于楚。楚王进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当去剖。”晏子对曰：“臣闻之，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万乘无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

晏子将使荆，荆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贤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于是荆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

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王曰：“齐人固盗乎？”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侯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彀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

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穀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不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熟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

楚使使聘于齐，齐王飨之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歇绝颈而死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乎淄、澠，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阳之山，当此之时，则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陈先生对之。”陈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应之。”刁勃曰：“使者问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为无道，加诸申氏，杀子胥父与及兄。子胥被发乞食于吴。阖庐以为将相。三年，将吴兵复讎乎楚，战胜乎柏举，级头百万，囊瓦奔郑，王保于随。引师入郢，军云行乎郢之都。子胥亲射宫门，掘平王冢，笞其坟，数其罪。曰：‘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后止。当若此时，梧可以为其矣。”

蔡使师强、王坚使于楚。楚王闻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独为师强王坚乎？”趣见之，无以次，视其人状，疑其名而丑其声，又恶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无人乎？国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国可伐也。端以此诚寡人乎？国可伐也。”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后反。简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谋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毋择行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冲天，遂不复反。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有为其君使，轻易其弊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剑刎头，腐肉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敢走陈、蔡之间也，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质之诛。”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于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于大夫以为汤沐邑。”毋择对曰：“恶有为其君使而轻易其弊，而利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 卷十三 权谋

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豢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得权谋之术。夫权

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许。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杨子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仆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犇，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于是乃召泽鸣、犇，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

孔子曰：“夫泽鸣、犇，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从政，故丘闻之：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干泽而渔，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丘闻之：君子重伤其类者也。”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厘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厘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庙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入报曰：“周厘王庙也。”景公大惊，起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歎！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候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纁经之色；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

晋太史屠余见晋国之乱，见晋平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国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其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说。对曰：“臣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义，百姓多怨，曰：‘是何伤？’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与，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余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踣，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

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余而问曰：“孰次之。”屠余不对。威公固请。屠余曰：“君次之。”威公惧，求国之长者，得锺畴、田邑而礼之，又得史理、赵巽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余。屠余曰：“其尚终君之身。臣闻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之极谏之士；国之亡也，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齐侯问于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对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

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围晋阳之城而溉之，城不没者三板。絺疵谓智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对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臼灶生，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谓韩、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必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偕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智伯出，欲杀絺疵，絺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后一年而亡。弟子问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将亡也。”孔子曰：“祭之为言索也，索也者尽也，乃孝子所以自尽于亲也。至祭而亡其牲，则余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将亡矣。”

蔡侯、宋公、郑伯朝于晋。蔡侯谓叔向曰：“子亦奚以语我？”对曰：“蔡言地计众，不若宋郑。其车马衣裘侈于二国，诸侯其有图蔡者乎？”处期年，荆伐蔡而残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辞而去。又之齐，齐王亦欲留之，又辞而去，人问其辞。白圭曰：“二国将亡矣。所学者国有五尽，故莫之必忠，则言尽矣；莫之必誉，则名尽矣；莫之必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与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与齐也，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也，其患在不闻也，虽闻又不信也。然则人主之务，在善听而已矣。”

下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也，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也，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于是窥墙者闻其言，则举宗而去之楚。居数年，楚王果举兵伐蔡。窥墙者为司马，将兵而往来，虏甚众。问曰：“得无有昆弟故人乎？”见威公缚在虏中，问曰：“若何以至于此？”应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言，汝为主，我为役，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窥墙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若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歿，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石乞曰：“是何言也？”

白公至于室无营所，下士者三人与己相若，臣者五人，所与同衣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且苟不难下其臣，必不难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将为乱也。”处十月，白公果为乱。

韩昭侯造作高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明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奢，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

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闻行于内，然后施于外。外颜欲使其众甚矣。”后果以平陵叛。

晋人已胜智氏，归而缮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晋人已胜智氏矣。归而缮甲兵，其以我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轻其死以从上，使如虜之战，臣登山以望之，见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备之若何？”不听，明年，阖庐袭郢。

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遂取陈。

石益谓孙伯曰：“吴将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孙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为不知？”石益曰：“然则子何不以谏？”孙伯曰：“昔桀罪谏者，纣焚圣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妇，络而失其纪，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岂斯人知其过哉？”孝宣皇帝之时，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

孔子曰：“奢则不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灭。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为徐先生上书者，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灶直，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远其积薪，不者将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居无几何，家果失火。

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余各用功次坐，而反不录言曲者。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之策，而使居燔发灼烂之右。”书奏，上使人赐徐福帛十匹，拜为郎。

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十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边，从者曰：“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后

车者。”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吾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者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后车入门，文子问嗇夫之所在，执而杀之。仲尼闻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义以亡其国，然后得之，犹活其身，道不可遗也，若此。”

卫灵公襜被以与妇人游，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兴，卫奚其亡也？”

智伯请地于魏宣子，宣子不与。任增曰：“何为不与？”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吾是以不与。”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请地于诸侯，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智伯喜，又请地于赵，赵不与，智伯怒，围晋阳。韩、魏合赵而反智氏，智氏遂灭。

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觴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觴。乃仰而曰：“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庐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柏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在军，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己，焉能败我？”

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请为长毂千乘，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遂取东国。

阳虎为难于鲁，走之齐，请师于鲁，齐侯许之。鲍文子曰：“不可也。阳虎欲齐师破，齐师破，大臣必多死，于是欲奋其诈谋。夫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容其求焉。今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齐君乃执之，免而奔晋。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燹。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燹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君问于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卜战而龟燹。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



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又梦与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十战龟燔，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独以人事固将胜之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

越饥，句践惧。四水进谏曰：“夫饥，越之福也，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君好名而不思后患。若我卑辞重币以请余于吴，吴必与我，与我则吴可取也。”越王从之。吴将与之，子胥谏曰：“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讎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庐之所以霸也。且夫饥何哉？亦犹渊也，败伐之事，谁国无有？君若不攻而输之余，则利去而凶至，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吴王曰：“吾闻义兵不服仁人，不以饥饿而攻之，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余，三年，吴亦饥，请余于越，越王不与而攻之，遂破吴。

赵简子使成何、涉他与卫灵公盟于鄆泽。灵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灵公之手而搏之，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于国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质于赵。’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征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越王闻之，缚涉他而斩之，以谢于卫，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三物俱至，可谓善谋矣。”

楚成王赞诸属诸侯，使鲁君为仆，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

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送诸郊。泣曰：“余死不汝见矣。”高梦子曰：“齐负海而县山，纵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

齐欲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后戎伐齐，齐请师于郑。郑太子忽率师而救齐，大败戎师，齐又欲妻之。太子固辞，人问其故。对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救齐之急，受室以归，人其以我为师婚乎？”终辞之。

孔子问漆雕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为贤？”漆雕马人对曰：“臧氏家有龟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为三兆焉，马人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贤不贤，马人不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着。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智于先

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一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于王乎？”曰：“未可也。”居二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蜺，虎狼之噪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陈，晋救之。夹泚水而军。阳处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谓子上曰：“少却，吾涉而从子。”子上却。因令晋军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晋赂而去之。”商臣诉之成王，成王遂杀之。

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梁津而拟边城。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车过五乘，慎勿内也。”智伯闻之，乃止。

叔向之杀萇弘也，数见萇弘于周。因佯遗书曰：“萇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刘氏请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杀之。

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其弟献三百金于叔向，叔向谓平公曰：“何不城壶丘？秦楚患壶丘之城。若秦恐而归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难亦未构，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归公子午使之晋，晋人辍城，楚献晋赋三百车。

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为遗于卫。卫叔文子曰：“见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于是斩林除围，聚敛蓄积，而后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围卫也。”

郑桓公将欲袭郟，先问郟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郟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豶，若盟状。郟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郟。

郑桓公东会封于郑，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于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安，殆非封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淅而载之，行十日夜而至。厘何与之争封。故以郑桓公之贤，微逆旅之叟，几不会封也。

晋文公伐卫，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虑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对曰：“臣之妻归，臣送之，反见桑者而助之。顾臣之妻则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

## 卷十四 至公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至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万姓之所戴，后世之所则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讎，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之谓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悖生达，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诗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于是王寿梦薨，谒以位让季子，季子终不肯当，谒乃为约曰：“季子贤，使国及季子，则吴可以兴。”乃兄弟相继，饮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国及季子。”谒死，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时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为吴王。季子使还，复事如故。谒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则国当归季子，以继嗣之法，则我适也，当代之君，僚何为也？”乃使专诸刺僚杀之，以位让季子，季子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则吾与尔为共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汝，则是昆弟父子相杀无已时也。”卒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夫不以国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无忿，可以庶几矣。

诸侯之义死社稷，大王委国而去，何也？夫圣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诸侯死国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战百姓，故事勋育戎氏以犬马珍币，而伐不止。问其所欲者，土地也。于是属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慈也，吾将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负幼扶老从之，如归父母。三迁而民五倍其初者，皆兴仁义趣上之事。君子守国安民，非特斗兵罢杀士众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盖所以去国之义也，是谓至公耳。

辛栎见鲁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贤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栎对曰：“周公择地而封曲阜；太公择地而封营丘，爵士等，其地不若营丘之美，人民不如营丘之众。不徒若是，营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惭，不能应也。辛栎趋而出。南宫边子入，穆公具以辛栎之言语南宫边子。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则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安在择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栎之言小人也，子无复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 ，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齐景公赏赐及后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见殓，谓晏子曰：“此何为而死？”晏子对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无德也，何甚矣！”晏子对曰：“君之德着而彰，何为无德也？”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愿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殓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而帛腐于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则汤武可为也，一殓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

万章问曰：“孔子于卫主雍睢，于齐主寺人脊环，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雝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与寺人脊环，是无命也。孔子不说于鲁卫，将适宋，遭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过宋，是孔子尝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之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与寺人脊环，何以为孔子乎？”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浹，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而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秦晋战交敌，秦使人谓晋将军曰：“三军之士皆未息，明日请复战。”舆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将遁矣，迫之河，必败之。”赵盾曰：“死

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于险，无勇也，请待。”秦人夜遁。

子胥将之吴，辞其友申包胥曰：“后三年，楚不亡，吾不见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观楚一存一亡也。”后三年，吴师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见秦伯曰：“吴无道，兵强人众，将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云梦，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诺，吾固将图之。”申包胥不罢朝，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闻之，引兵而还，昭王反，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辞不受，遂退隐，终身不见。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着，无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餐，贪欲无，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孙叔敖，秀羸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骹，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已！”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死不惧。”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赵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戮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晋国适享之，乃唐叔是赖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讎也。”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事，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邓，使王子革王子灵共掬菜，二子出采，见老丈人载畚，乞焉，不与，搏而夺之。王闻之，令皆拘二子，将杀之。大夫辞曰：“取畚信有罪，然杀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杀之？”言卒，丈人造军而言曰：“邓为无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夺吾畚，无道甚于邓。”呼天而号，君闻之，群臣恐，君见之曰：“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私二子、灭三行，非所以从政也，丈人舍之矣。”谢之军门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

明着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溜者斩其辮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溜。廷理斩其辮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失威，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

吴王阖庐为伍子胥兴师复讎于楚。子胥谏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讎，臣不为也。”于是止。其后因事而后复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矣。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

子羔为卫政，别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别者守门，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窞。”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别者曰：“吾不能亏损主之法令而亲别子之足，吾在难中，此乃子之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别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倾侧法令，先后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

## 卷十五 指武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叹曰：“夫楚剑利、倡优拙。夫剑利则士多慄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吾恐楚之谋秦也。”此谓当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

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主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春秋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虽有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威猛之将，士卒不亲附，不可以战胜取功。晋侯获于韩；楚子玉得臣败于城濮；蔡不待敌而众溃。故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故强弱成败之要，在乎附士卒，教习之而已。”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乱世，继先王之体，而强楚称王，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统天下。不先广养京师，以及诸夏，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则不料力，权得失，兴兵而征强楚，师大败，擗辱不行，大为天下笑。幸逢齐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

将帅受命者，将帅入，军吏毕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钺，东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国，即戎忘其家，闻枹鼓之声，唯恐不胜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义死不如视死如归，此之谓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弗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师也。

田单为齐上将军，兴师十万，将以攻翟，往见鲁仲连子。仲连子曰：“将军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将军曰：“单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复齐之国，何为攻翟不能下？”去上车不与言。决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齐婴儿谣之曰：“大冠如箕，长剑拄颐，攻翟不能下，垒于梧丘。”于是田将军恐骇，往见仲连子曰：“先生何以知单之攻翟不能下也？”仲连子曰：“夫将军在即墨之时，坐则织蓐，立则杖耒为士卒倡曰：‘宗庙亡矣，魂魄丧矣，归何党矣。’故将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宝，金银黄带，驰骋乎淄澠之间，是以乐生而恶死也。”田将军明日结发，径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将军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枝体也，心犹与则枝体不用，田将军之谓乎！

晋智伯伐郑，齐田恒救之，有登盖必身立焉，车徒有不进者必令助之。

垒合而后敢处，井灶成而后敢食。智伯曰：“吾闻田恒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爱之心，立武威之战，以毕其众；练其精锐，砥砺其节，以高其气。分为五选，异其旗章，勿使冒乱；坚其行阵，连其什伍，以禁淫非。”垒陈之次，车骑之处，勒兵之势，军之法令，赏罚之数。使士赴火蹈刃，陷阵取将，死不旋踵者，多异于今之将也。

孝昭皇帝时，北军监御史为奸，穿北门垣以为贾区。胡建守北军尉，贫无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慰爱走卒甚厚。建欲诛监御史，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之；斩之则斩之。”于是当选士马日，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监御史亦坐。建从走卒趋至堂下拜谒，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斩之。”遂斩监御史，护军及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遂上奏以闻，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北军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闻黄帝理法曰：‘垒壁已具，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臣谨以斩之，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兴，后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鲁石公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穆无穷，变无形像，复柔委从，如影与响，如龙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阖不及鞞，呼不及吸，足举不及集。相离若蝉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犹然乎？此善当敌者也。未及夫折冲于未形之前者，揖让乎庙堂之上而施惠乎百万之民，故居则无变动，战则不血刃，其汤武之兵与！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为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着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从我焉！”孔子曰：“辩哉士乎！僂僂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筐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吾欲小则守，大则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礼，上下有亲，民之众皆君之畜也，君将谁攻？若朝廷无礼，上下无亲，民众皆君之讎也，君将谁与守？”于是废泽梁之禁，弛关市之征，以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问焉，曰：“天下之图事者，皆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以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对曰：“殷信天子，周信诸侯，则无胜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周公对曰：“臣闻之，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制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众举师，与殷战于牧之野，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财矣。”入室见女，曰：“谁之女也？”曰：“诸侯之女也。”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金钱以与士民，黜其战车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纵马华山，放牛桃林，示不复用。天下闻者，咸谓武王行义于天下，岂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楚庄王伐陈，吴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吴必夜至，甲列垒坏，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吴师至楚，见成陈而还。左史倚相曰：“追之。”吴行六十里而无功，王罢卒寝。果击之，大败吴师。

齐桓公之时，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濊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门，桓公曰：“徒众何以为？”管仲对曰：“臣闻之，雨则有事。夫濊陵不能雨，臣请攻之。”公曰：“善！”遂兴师伐之。既至，大卒间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圣人乎？”乃还旗而去之。

宋围曹，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

吴王阖庐与荆人战于柏举，大胜之，至于郢郊，五败荆人。阖庐之臣五人进谏曰：“夫深入远报，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将镋头，阖庐未之应，五人之头坠于马前，阖庐惧，召伍子胥而问焉。子胥曰：“五臣者惧也。夫五败之人者，其惧甚矣，王姑少进。”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楚矣。

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请兵于鲁，鲁不与，桓公怒，将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诸侯矣。今又攻鲁，无乃不可乎？鲁必事楚，是我一举而失两也。”桓公曰：“善！”乃辍攻鲁矣。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蠓沐，太公诛潘止，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功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齐人王满生见周公，周公出见之，曰：“先生远辱，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言内事者于内，言外事者于外，今言内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导入。王满生曰：“敬从。”布席，周公不导坐。王满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导坐。王满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臣闻圣人不言而知，非圣人者虽言不知。今欲言乎？无言乎？”周公倦念，有顷，不对。王满生借笔牋书之曰：“社稷且危，傅之于膺。”周公仰视见书曰：“唯！唯！谨闻命矣。”明日诛管蔡。

## 卷十六 谈丛

王者知所以临下而治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凡所以劫杀者，不知道术以御其臣下也。凡吏胜其职则事治，事治则利生；不胜其职则事乱，事乱则害成也。

百方之事，万变锋出：或欲持虚，或欲持实，或好浮游，或好诚必，或行安舒，或为飘疾。从此观之，天下不可一，圣王临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并锐，事不两隆；盛于彼者必衰于此，长于左者必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鸾设于镛，和设于轼；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行之节也。

不富无以为大，不予无以合亲；亲疏则害，失众则败；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戒责成谓之暴也。

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廩，圣人见所生则知所归矣。

天道布顺，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谓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而制开阖，岂材足任哉？盖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伤德，大政不险。蛟龙虽神，不能以白日去其伦；飘风虽疾，不能以阴雨扬其尘。邑名胜母，曾子不入；水名盗泉，孔子不饮，丑其声也。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妇人之喙可以死败。

不修其身，求之于人，是谓失伦；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重载而危之，操策而随之，非所以为全也。

士横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过，有士之羞也。邦君将昌，天遗其道；大夫将昌，天遗其士；庶人将昌，必有良子。

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义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谋泄则无功，计不设则事不成；贤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间而益固，鄙人饰诈而益野；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明；至神无不化也，至贤无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求以其道则无不得，为以其时则无不成。

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求也。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余烈；权取重，泽取长。才贤而任轻，则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废。

士不以利移，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虽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不如拙诚。学问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诲不厌，所以治人也，所以贵虚无者，得以应变而合时也。冠虽故，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浅者鱼逃之，树高者鸟宿之，德厚者士趋之，有礼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虽弊，行必修；头虽乱，言必治。时在应之，为在因之；所伐而当其福五之；所伐不当其祸十之。

必贵以贱为本，必高以下为基。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孝于父母，信于交友，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独在；水浮万物，玉石留止。饥渴得食，谁能不喜？赈穷救急，何患无有？视其所以，观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舆马不劳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绝江海；智莫大于阙疑，行莫大于无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观士。利不兼，赏不倍；忽忽之谋，不可为也，惕惕之心，不可长也。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一噎之故，绝谷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绳墨者章。位高道大者从，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无犯，行疑者无从；蠹蟊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谒问析辞勿应，怪言虚说勿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无以淫泆弃业，无以贫贱自轻，无以所好害身，无以嗜欲妨生，无以奢侈为名，无以富贵骄盈。喜怒不当，是谓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贼，怨生不报，祸生于福。一言而非，四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马不能及。顺风而飞，以助气力；衔葭而翔，以备矰弋。

镜以精明，美恶自服；衡平无私，轻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与之皆黑。

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至时之极，间不容息；劳而不体，亦将自息；有而不施，亦将自得。

无不为者，无不能成也；无不欲者，无不能得也。众正之积，福无不及也；众邪之积，祸无不逮也。力胜贫，谨胜祸，慎胜害，戒胜灾。为善者

天报以德，为不善者天报以祸。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谤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贤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万物不足为也；心之失，独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茂；本伤者枝槁，根深者末厚。为善者得道，为恶者失道。恶语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务伪不长，喜虚不久。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财为草，以身为宝。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惊，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贫，壮必念老，年虽幼少，虑之必早。夫有礼者相为死，无礼者亦相为死；贵不与骄期，骄自来；骄不与亡期，亡自至。踧人日夜愿一起，盲人不忘视。知者始于悟，终于谐；愚者始于乐，终于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虽不能，心必务为。慎终如始，常以为戒；战战栗栗，日慎其事。圣人之正，莫如安静；贤者之治，故与众异。

好称人恶，人亦道其恶；好憎人者，亦为人所憎。衣食足，知荣辱；仓廩实，知礼节。江河之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须臾而毕。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日夜恐惧，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还反于朴，物之相反，复归于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风而驰，易以远。

兵不豫定，无以待敌；计不先虑，无以应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祸之门。直而不能枉，不可与大任；方而不能圆，不可与长存。慎之于身，无曰云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怀在山。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乐，毁廉者莫甚于色，摧刚者反己于弱。富在知足，贵在求退，先忧事者后乐，先傲事者后忧。福在受谏，存之所由也。恭敬逊让，精廉无谤，慈仁爱人，必受其赏，谏之不听，后无与争，举事不当，为百姓谤，悔在于妄，患在于先唱。

蒲且修缴，鳧鴈悲鸣；逢蒙抚弓，虎豹晨噪。河以委蛇故能远，山以凌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德以纯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泽于膏沐；言人之恶，痛于矛戟。为善不直，必终其曲；为丑不释，必终其恶。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德义在前，用兵在后。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无鼃鼃者，隘也；园中无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自清绝易，清人绝难；水激则悍，矢激则远；人激于名，不毁为声。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祸福非从地中出，非从天空来，己自生之。

穷乡多曲学：小辩害大智，巧言使信废，小惠妨大义。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

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人勿闻，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诡；非所争勿争，以避其声。明者视于冥冥，谋于未形；聪者听于无声，虑者戒于未成。世之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乖离之咎，无不生也；毁败之端，从此兴也。江河大溃从蚁穴，山以小阢而大崩，淫乱之渐，其变为兴，水火金木转相胜。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绳者称。

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圣人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

为人上者，患在不明；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粪田，莫知粪心，端身正心，全以至今，见亡知存，见霜知冰。广大在好利，恭敬在事亲，因时易以为仁，因道易以达人。营于利者多患，轻诺者寡信。

欲贤者莫如下人，贪财者莫如全身；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父不能爱无益之子，君不能爱不轨之民；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不能死无德之君。问善御者莫如马，问善治者莫如民。以卑为尊，以屈为伸，圣人所因，上法于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贪以亡其身，相劝以礼，相强以仁，得道于身，得誉于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爱则不能仁，佞而不巧则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恶毋及人；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来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无思虑之心则不达，无谈说之辞则不乐。

善不可以伪来，恶不可以辞去。近市无贾，在田无野。善不逆旅，非仁义刚武无以定天下。

水倍源则川竭，人倍信则名不达，义胜患则吉，患胜义则灭。五圣之谋，不如逢时；辩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败，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贤不肖不同位。官尊者忧深，禄多者责大。积德无细，积怨无大，多少必报，固其势也。

泉逢鸪。鸪曰：“子将安之？”泉曰：“我将东徙。”鸪曰：“何故？”泉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鸪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圣人之衣也便体以安身，其食也安于腹；适衣节食不听口目。

曾子曰：“鹰鹯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不求利禄，则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则相简也，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庄足以成礼而已。”

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乎群臣，则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则仕可也；泽施乎百姓，则安可也。”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四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夫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犹射也。栝既离弦，虽有所悔焉，不可从而追已。”诗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蠹欲类蠹，

欲类蛇，人见蛇蝎，莫不身灑然；女工脩蠶，渔者持 ，不恶何也？欲得钱也。逐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事之权也。

登高使人欲望，临渊使人欲窥，何也？处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圣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饥渴死者，可去也；冻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寿命死者，不可去也；痈疽死者，不可去也。饥渴死者，中不充也；冻寒死者，外胜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寿命死者，岁数终也；痈疽死者，血气穷也。故曰中不止，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静无为，血气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响不能独为声，影不能倍曲为直，物必以其类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负石赴渊，

行之难者也，然申屠狄为之，君子不贵之也；盗跖凶贪，名如日月，与舜禹并传而不息，而君子不贵。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议，君子耻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乱君之禄；尊乎乱世，同乎暴君，君子耻之也。众人以毁形为耻，君子以毁义为辱；众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赏从重，罚从轻；食人以壮为量，事人以老为程。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君子虑福弗及，虑祸百之，君子择人而取，不择人而与，君子实如虚，有如无。

君子有其备则无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顺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难。

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也，何害于明？小人可也，犹狗之吠盗，狸之夜见，何益于善？夫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

君子比义，农夫比谷。事君不得进其言，则辞其爵；不得行其义，则辞其禄。人皆知取之为取也，不知与之之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为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兽狐疑不若蜂蚕之致毒也；高议而不可及，不若卑论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

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可为鼓也；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通义也；爵人于朝，论人于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时而生，是谓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复倾。

福者祸之门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乱之先也。事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闻也。

枝无忘其根，德无忘其报，见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于三者，吉祥及子孙矣。

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势不可同，两贵不可双；夫重容同双，必争其功，故君子节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长久。夫节欲而听谏，敬贤而勿慢，使能而勿贱；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国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无过言，愆无过事；木马不能行，亦不费食；骐驎日驰千里，鞭捶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

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制于蝼蚁者，离其居也；猿猴失木，禽于狐貉

者，非其处也。腾蛇游雾而生，腾龙乘云而举，猿得木而挺，鱼得水而惊，处地宜也。

君子博学，患其不习；既习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

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念虑者知之道也。此言贵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贵独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极则反，满则损。五采曜眼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则不仁，劳则诈生，安平则教，危则谋，极则反，满则损，故君子弗满弗极也。

## 卷十七 杂言

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是以太公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则？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句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故箕子去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夫暴乱之君，孰能离絜以役其身，而与于患乎哉？故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为杀身无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纣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国；二子者强谏而死，适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疑，君臣两与，终身无患。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闯世之乱，忧主之危；以无贵之身，涉蔽塞之路；经乎谗人之前，造无量之主，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谓贤也，为国计揣微射隐，所谓无过策也；战胜攻取，所谓无强敌也。积功甚大，势利甚高。贤人不用，谗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敌积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见丘山。积其所欲，以至其所恶，岂不为势利惑哉？诗云：“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谓也。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叹息曰：“呜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问曰：“何谓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孙雒，偷合苟容，以顺夫差之志而伐吴。二子沈身江湖，头悬越旗。昔者费仲、恶来革、长鼻决耳，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危险闭塞，无可从出者。”祁射子见秦惠王，惠王说之，于是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故以征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为苦，限味之过也。

弥子瑕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往告之。弥子瑕擅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罪哉！”君游果园，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故子瑕之行未必变初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生变也。

舜耕之时不能利其邻人，及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穷则善其身，达则利于天下。

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项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治天下有余智。文公种米，曾子架羊，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辄在衡后，务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而知之，韩魏反而不知；邯郸、子阳园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务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谓孟子曰：“先名实者，为人者也；后名实者，自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鲁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思、子庚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于外；为其事，无其功，髡未睹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矣。”曰：“孔子为鲁司寇而不用，从祭膾肉不至，不脱冕而行；其不善者以为为肉也，其善者以为为礼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故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得识也。”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

。”西闾过东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闾过曰：“欲东说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西闾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为伤也。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随侯之珠，国宝也，然用之弹，曾不如泥丸；骐驎騶騊，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干将、镆 拂钟不铮，试物不知，扬刃离金斩羽契铁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补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扁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适子之所能耳。若诚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王，子之蒙蒙，无异夫未视之狗耳。”

甘戊使于齐，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耳，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长，谨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骐驎、騶騊，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将为利，名闻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今夫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观其俗，而和其风，总众议而定其教。愚人有学远射者，参矢而发，已射五步之内，又复参矢而发；世以易



矣，不更其仪，譬如愚人之学远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视不能见太山；耳听清浊之调者，不闻雷霆之声。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为固结；千人谤狱，不可为直辞，万人比非，不可为显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飞鸟成列，鹰鹫不击；众人成聚，圣人不犯。腾蛇游于雾露，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则暮托宿于 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无筋骨之强，外无爪牙之利；然下饮黄泉，上垦晷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聪者耳闻，明者目见，聪明形则仁爱者，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容而名章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谓也。

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昔文王处 豐、武王处 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恶之难分也，圣人独见疑，而况于贤者乎！是以贤圣罕合，谄谀常兴也。故有千岁之乱而无百岁之治，孔子之见疑，岂不痛哉！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愾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句践霸心生于会稽，晋文霸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轡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恶是何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子路进谏曰：“凡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今先生积德行，为善久矣。意者尚有遗行乎？奚居隐也！”孔子曰：“由，来，汝不知。坐，吾语汝。子以夫知者为无知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剖心而死？以谏者为必听耶？伍子胥何为抉目于吴东门？子以廉者为必用乎？伯夷、叔齐何为饿死于首阳山之下？子以忠者为必用乎？则鲍庄何为而肉枯？荆公子高终身不显，鲍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舜耕历山而逃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传说负壤土、释板筑，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

则其遇成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胶目，居槛车中，自车中起为仲父，则其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为卿大夫，则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闻天下，以为令尹，而让孙叔敖，则其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阖庐，后遇夫差也。夫骥厄罢盐车，非无骥状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骥得王良、造父，骥无千里之足乎？芝兰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不衰也，此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舜亦贤圣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尧也；使舜居桀纣之世，能自免于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当是时，岂关龙逢无知，而比干无惠哉？此桀纣无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

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孔子曰：“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无累于人。”

曾子曰：“响不辞声，鉴不辞形，君子正一而万物皆成。夫行非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为响也，而响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

子夏问仲尼曰：“颜渊之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也，何若？”曰：“赐之敏，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也，何若？”曰：“师之庄，贤于丘也。”于是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者何为事先生？”曰：“坐，吾语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为也。夫所谓至圣之士，必见进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诗云：‘苑彼柳斯，鸣蜩；有漙者渊，莞芼淠淠。’言大者之旁，无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过程太子，太子为烹鮓鱼。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不食鮓鱼。”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上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于恶自退之原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岂敢自以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悬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不敢过，鼃鼃不敢居，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

子路盛服而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

其始也，大足以滥觞，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渡也，非唯下流众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颜色充盛，天下谁肯加若者哉？”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孔子曰：“由，记之，吾语若：于言者，华也，奋于行，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为能，不能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要则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诗曰：‘汤降不迟，圣教日跻’。此之谓也。”

子路问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无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则乐其意；既已得，又乐其知。是以有终生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之得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孔子见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

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已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

曾子曰：“吾闻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说：“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于行己，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持身。”

仲尼曰：“史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

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

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子路行，辞于仲尼曰：“敢问新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亲，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其礼乎！”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言不可不听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谋必成；愚者反是，夫处重擅宠，专事妒贤，愚者之情也。志骄傲而轻旧怨，是以尊位则必危，任重则必崩，擅宠则必辱。”孔子曰：“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政，言疾之难行。故君子不急断，不意使，以为乱源。”孔子曰：“终

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惧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难也；终身为之，一言败之，可不慎乎！”孔子曰：“以富贵为人下者，何人不与？以富贵敬爱人者，何人不亲？众言不逆，可谓知言矣，众向之，可谓知时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仲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菴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则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闭也！”孔子曰：“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跃斩而复行者何，以辅足众也。”孔子曰：“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

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以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巃嶒 嶧，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木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乐山之谓矣。”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于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问之夫子：“多所知，无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对曰：“无知者，死人属也；虽不死，累人者必众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贤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谓人勿言也。譬之犹渴而穿井，临难而后铸兵，虽疾从而不及也。”夫临财忘贫，临生忘死，可以远罪矣。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禄，下交者不离于患，是以君子择人以交，农人择田而田。君子树人，农夫树田；田者择种而种之，丰年必得粟；士择人而树之，丰时必得禄矣。

天下失道，而后仁义生焉，国家不治，而后孝子生焉，民争不分，而后慈惠生焉，道逆时反，而后权谋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学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谓也；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是以

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离人，故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择人在其间！

齐景公问晏子曰：“寡人自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独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婴闻之：唯丧与狱坐于地。今不敢以丧狱之事侍于君矣。”

齐高廷问于孔子曰：“廷、不旷山，不直地，衣蓑提执精气，以问事君之道，愿夫子告之。”孔子曰：“贞以干之，敬以辅之，待人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尔恶心而忠与之，敏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若行不敏，礼不合，对门不通矣。”

## 卷十八 辨物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登灵台以望气氛，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谓此辰勾陈枢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为吉凶祸福；天文列舍盈缩之占，各以类为验。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着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着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所谓二十八星者：东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西方曰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曰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运外内者，以宫名别，其根莖皆发于地而华形于天。所谓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枪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缩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为占。春秋冬夏伏见有时，失其常，离其时，则为变异，得其时，居其常，是谓吉祥。古者有主四时者：主春者张，昏而中，可以种谷，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种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虚，昏而中，可以种麦，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斩伐田猎盖藏，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利不赋籍，不举力役。书曰：“敬授民时。”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绝者，以其动之时也。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雉雉暴风之变，修身自改而享丰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见，荧惑守心，星孛大角，大角以亡；终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恶；及即位，日月薄蚀，山林沦亡，辰星出

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天变动于上，群臣昏于朝，百姓乱于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南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青州。山川污泽，陵陆丘阜，五土之宜，圣王就其势，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蒲苇菅蒯之用不乏，麻麦黍粱亦不尽，山林禽兽川泽鱼鳖滋殖，王者京师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溢而壮，阴源必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视三公？能大布云雨焉，能大敛云雨焉；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视三公也。

四渎者，何谓也？江、河、淮、济也。四渎何以视诸侯？能荡涤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云雨千里焉，为施甚大，故视诸侯也。山川何以视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润泽物焉，能生云雨；为恩多，然品类以百数，故视子男也。书曰：“禋于六宗，望秋于山川，遍于群神矣。”

齐景公为露寝之台，成而不通焉。柏常骞曰：“为台甚急，台成，君何为不通焉？”公曰：“然。臬昔者鸣，其声无不为也，吾恶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骞曰：“臣请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对曰：“筑新室，为置白茅焉。”公使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骞夜用事，明日问公曰：“今昔闻臬声乎？”公曰：“一鸣而不复闻。”使人往视之，臬当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对曰：“能。”公曰：“能益几何？”对曰：“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征兆之见乎？”对曰：“得寿，地且动。”公喜，令百官趣具骞之所求。柏常骞出，遭晏子于涂，拜马前，辞曰：“骞为君禳臬而杀之，君谓骞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骞曰能。今且大祭，为君请寿，故将往。以闻。”晏子曰：“嘻，亦善矣！能为君请寿也。虽然，吾闻之：惟以政与德顺乎神，为可以益寿。今徒祭可以益寿乎？然则福名有见乎？”对曰：“得寿地将动。”晏子曰：“骞，昔吾见维星绝，枢星散，地其动。汝以是乎？”柏常骞俯有间，仰而对曰：“然。”晏子曰：“为之无益，不为无损也。薄赋敛，无费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阴阳所为也。大旱则雩祭而请雨，大水则鸣鼓而劫社。何也？曰：阳者阴之长也，其在鸟则雄为阳，雌为阴，在兽则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则父为阳而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阳气太盛以厌于阴，阴厌阳固，阳其填也，惟填厌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亦雩际拜请而已，无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蚀者，皆阴气太盛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卑陵尊，大逆不义，故鸣鼓而惧之，朱丝萦而劫之。由此观之，春秋乃正

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耶！其义之尽耶！

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惟右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而治矣，时得而化矣，时失而乱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达眼而后能见，七月生齿而后能食，期年生牖而后能行，三年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穷反阳，阳穷反阴，故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而生齿，八岁而毁齿，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齿，七岁而毁齿，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故反施乱化。故诗云：“乃如之人，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贤者不然，精化填盈后，伤时之不可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急时之辞也，甚焉，故称日月也。

度量权衡以黍生之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千二百黍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凡六经帝王之所着，莫不致四灵焉；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故麒麟身、牛尾，圆顶一角，合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幽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仪容。黄帝即位，惟圣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维思影像，夙夜晨兴，于是乃问天老曰：“凤仪如何？”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丽化枯折所志，龙文龟身，燕喙鸡喙，骈翼而中注，首戴德，顶揭义，背负仁，心信志，食则有质，饮则有仪，往则有文，来则有嘉。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飞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翼挟义，衷抱忠，足履正，尾系武，小声合金，大音合鼓；延颈奋翼，五先备举，光兴八风，气降时雨，此谓凤像。夫惟凤为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于道。去则有灾，见则有福，览九州，观八极，备文武，正王国，严照四方，仁圣皆伏。故得凤之像一者凤过之，得二者凤下之，得三者春秋下之，得四者四时下之，得五者终身居之。”黄帝曰：“于戏盛哉！”于是乃备黄冕，带黄绅，斋于中宫，凤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至东阶，西面启首曰：“皇天降兹，敢不承命？”于是凤乃遂集东圃，食帝竹实，栖帝梧树，终身不去。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萑萑萑萑，雍雍喈喈。”此之谓也。灵龟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阴向阳，上隆象天，下

平法地，盘衍象山，四趾转运应四时，文着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变。宁则信信如也，动则着矣。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着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无则精以知，动作者灵以化。于戏允哉！君子辟神也，观彼威仪，游燕幽间，有似凤也。书曰：“鸟兽鸛鸛，凤凰来仪。”此之谓也。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盈车，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问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为一乎？”后三年则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于吾国之黄发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耶？有则盍朝之！”然后周公敬受其所以来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有之乎？”对曰：“有之国将兴，其君斋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焉，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将亡，其君贪冒淫僻，邪佚荒怠，芜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意，民神痛怨，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而兴，亦有以亡。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亭隧。商之兴也，柁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鸞鸞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镐。是皆明神之纪者也。”王曰：“今是何神耶？”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监烛周之子孙而福祸之。夫一神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幸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福。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胄见；鬼神之见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牺牲玉觴往献焉。内史过从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请土焉，内史过归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民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盈，其违离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也。

齐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中十里，闚然而止，睜然而视有顷，奉矢未敢发也。喟然叹曰：“事其不济乎！有人长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马前者。”管仲曰：“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从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辽水。表之，从左方渡至踝，从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济。桓公拜管仲马前曰：“仲父之圣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圣也。”

吴伐越，隳会稽，得骨专车，使使问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使者曰：“谁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山川之祀为诸侯，皆属于王者。”曰：“防风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为厘姓，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



于周为长狄氏，今谓之大人。”使者曰：“人长几何？”孔子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使者曰：“善哉！圣人也。”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矢长尺而咫。陈侯使问孔子，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信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思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长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别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矢。”试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问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闻，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羴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孔子归，弟子请问，孔子曰：“异时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应也。儿又有两两相牵，屈一足而跳，曰：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齐获之，亦其应也。夫谣之后，未尝不有应随者也，故圣人非独守道而已也，睹物记也，即得其应矣。”

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于晋，平公有疾，韩宣子赞受馆客，客问君疾。对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只，无不遍谕也，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鬼耶？亦厉鬼耶？”子产曰：“君子明，子为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鯀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是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五日瘳。公见子产赐之莒鼎。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在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今日使晋袭于尔门。”公拜顿首。觉，召史鼯占之。鼯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罚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其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国之袭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无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外内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将行。”以其族适晋，三年虢乃亡。

晋平公筑鹿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有神凭焉；不然民听之滥也。臣闻之，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屈尽，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出，则猛兽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食駿驪，駿驪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状有似駁马，今者君之出必驂駁马而出畋乎？”公曰：“然。”师旷曰：“臣闻之，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动者，为駁马也，固非主君之德义也，君奈何一自诬乎？”平公异日出朝，有鸟环平公不去，平

公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乎？”师旷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朱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师旷曰：“臣已尝言之矣，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鸟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义也，君奈何而再自诬乎？”平公不悦。异日置酒鹿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对曰：“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平公曰：“今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无可奈何。入来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来月八日得旦，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归未几而平公死，乃知师旷神明矣。

赵简子问翟封荼曰：“吾闻翟雨谷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马生牛，牛生马，信乎？”曰：“信。”简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国矣！”对曰：“雨谷三日，虹风之所飘也；雨血三日，鸷鸟击于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简子曰：“然则翟之妖奚也？”对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断而无告，其政令不竟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此其妖也。”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问善卜之巫官，巫官变曰：“稷负五种，托株而从天下，未至于地而株绝，猎谷之老人张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从之，而疾去。

扁鹊过赵王，王太子暴疾而死，鹊造宫门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无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应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鹊曰：“人言郑医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难之曰：“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鹊曰：“不能。”又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柎，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育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窥天，以锥利地；所窥者甚大，所见者甚少。钧若子之方，岂足以变骇童子哉？”扁鹊曰：“不然。物故有味搨而中蛟头，掩目而别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谓尸厥者也，以为不然，入诊之，太子股阴当温，耳中焦焦如有啸者声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报赵王，赵王跣而趋出门曰：“先生远辱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则粪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长为人矣。先生不有之，则先犬马填沟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鹊遂为诊之，先造轩光之蟹，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捣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天下闻之，皆曰：“扁鹊能生死人。”鹊辞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当生者活耳，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也，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诗曰：‘多将焯焯，不可救药！’甚之之辞也。”孔子晨立堂上，闻哭者声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咤者，问：“谁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为而咤？”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又哭生离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鸟。”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鸟生四子，羽翼已成乃离四海，哀鸣送之，为是往而不复返也。”孔子

使人问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之，将与其别也。”孔子曰：“善哉，圣人也！”

景公畋于梧丘，夜犹蚤，公姑坐睡而梦有五丈夫，北面幸卢，称无罪焉。公觉，召晏子而告其所梦，公曰：“我其尝杀不辜而诛无罪耶？”晏子对曰：“昔者先君灵公畋，五丈夫罢而骇兽，故杀之断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则五头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国人不知其梦也，曰：“君悯白骨，而况于生者乎？”不遗余力矣，不释余智矣，故曰，人君之为善易矣。

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成公干遇于畴中，问曰：“是何也？”成公干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曰：“所以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为衣也。”成衣干曰：“昔者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庄王犹知巷之不善，沟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 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者，积仁也。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正色三而复者也。味尚甘，声尚宫，一而复者，故三王术如循环，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圣人之与圣也，如矩之三杂，规之三杂，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质美也。

传曰：“触情纵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传曰：“君子者，无所不宜也，是故冕厉戒，立于庙堂之上，有司执事无不敬者；斩衰裳，苴经杖，立于丧次，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被甲撻胄立于桴鼓之间，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者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故曰为左亦宜，为右亦宜，为君子无不宜者，此之谓也。”

齐景公登射，晏子修礼而待。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曰：“善。”乃饬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书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规，立则罄折，拱则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严，其以入宗庙，敬以忠，其以入乡曲，和以顺，其以入州里族党之中，和以亲。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悦耳也；嗜欲好恶者，所以悦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则民之目悦矣；言语顺，应对给，则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则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心，畅乎体，形乎动静，虽不在位，谓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独居乐德，内悦而形。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惟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躅，能治烦决乱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军者搢笏；衣必荷规而承矩，负绳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诗曰：“芄兰之枝，童子佩觿。”说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属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衍衍于进德修业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内心不变，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所以成显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积，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严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将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佞，啻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于此始成之时，祝辞四加而后退，公冠自以为主，卿为宾，飨之以三献之礼。公始加玄端与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诸侯、太子、庶子冠公为主，其礼与上同。冠于祖庙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顺尔成德。”冠礼十九见正而冠，古之通礼也。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其礼奈何？曰：诸侯以屨二两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两加束修二。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礼夫人贞女。”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未谕于傅母之教，得承执衣裳之事，敢不敬拜？”拜祝，祝答拜。

夫人受琮取一两，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女拜，乃亲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从，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夫先升与执辔，女乃升舆，鞅三转，然后天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称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师友，使其执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礼某氏贞女。”母曰：“有草茅之产，未习于织纴纺绩之事，得奉执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寝。”传曰：“高寝者何？正寝也。曷为或言高寝，或言路寝？曰，诸侯正寝三：一曰高寝，二曰左路寝，三曰右路寝。高寝者，始封君之寝也。二路寝者，继体之君寝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寝，故二寝。继体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寝，故有高寝，名曰高也。路寝其

立奈何？高寝立中，路寝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然则天子之寝奈何？曰，亦二承明，继体守文之君之寝，曰左右之路寝。谓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后者也。故天子诸侯三寝立而名实正，父子之义章，尊卑之事别，大小之德异矣。”

天子以鬯为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畅于天，下畅于地，无所不畅，故天子以鬯为贄。

诸侯以圭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挠，廉而不刿，有瑕于中，必见于外，故诸侯以玉为贄。

卿以羔为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党，故卿以为贄。大夫以鴈为贄，鴈者行列有长幼之礼，故大夫以为贄。士以雉为贄，贄不可不可指食，笼狎而服之，故士以雉为贄。庶人以鹩为贄，鹩者鹩鹩也，鹩鹩无它心，故庶人以鹩为贄。贄者，所以质也。

诸侯三年一贡士，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舆服弓矢，再赐以鬯，三赐以虎贄百人，号曰命诸侯。命诸侯者，邻国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虽不请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归其地于天子。诸侯贡士，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傲，三不适谓之诬。诬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诸侯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然后天子比年秩官之无文者而黜之，以诸侯之所贡士伐之。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饬舆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罚。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仁义功德者，则无所用其余财侈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是唐虞所以兴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乱斯止矣。诗云：“告尔民人，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谓也。

天子曰巡狩，诸侯曰述职。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职者，述其所职也。春省耕，助不给也；秋省敛，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东岳，柴而望祀山川，见诸侯，问百年者，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僻者，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只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泽于民者，然后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贤，则有庆，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秽，遗老失贤，掎克在位，则有让，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师移之。岁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东巡狩之礼；岁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礼；岁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礼。归格于祖祢，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猕，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擒群，取禽不麇卵，不杀孕重者。春搜者不杀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猕搜狩之义也。

故苗猕搜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搜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搏，蝮蚤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谓之畋何？圣人举事必返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圣人作名号而事义可知也。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揜群；天子杀则下大綏，诸侯杀则下小綏，大夫杀则止佐饗，佐饗止则百姓畋猎。獮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鸠化为鴈，然后设罽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殀天，不覆巢；此皆圣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职，大德之发者也。是故皋陶为大理乎，民各服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皆让；倕为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成；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违；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然后射者能以中。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此之谓也。弧之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儿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后敢食谷，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谓也。

生而相与交通，故曰留宾。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赠死不及枢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赠赙及事之谓时；时，礼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赙者何？丧事有赙者，盖以乘马束帛舆马曰赙，货财曰赙，水被曰褫，口实曰含，玩好曰赠。知生者赙赙，知死者赠褫；赠褫所以送死也，赙赙所以佐生也。舆马、束帛、货财、衣被、玩好，其数奈何？曰，天子乘马六匹，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彩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赙，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曰参舆，元士下士不用舆；天子文绣衣各一袭到地，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玕，士以贝，庶人以谷实。位尊德厚及亲者赙赙含褫厚，贫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数，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节文，谓之有因，礼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天王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礼不豫凶事，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葬坟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备尽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毕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于赢博之间，因葬焉。孔子闻之，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使子贡往而观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敛，以时服；既葬，封圻坟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号者三。言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礼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制丧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也。期年之丧通乎诸侯，三年之丧通乎天子，礼之经也。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乐作，而曰：“先生制礼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君子也。”闵子骞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

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生制礼不敢过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贡问曰：“闵子哀不尽，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子曰君子也。赐也惑，敢问何谓？”孔子曰：“闵子哀未尽，能断之以礼，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丧，固优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邑邑无以应。

古者有菑者谓之厉，君一时素服，使有司吊死问疾，忧以巫医，匍匐以救之，汤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独，及病不能相养，死无以葬埋，则葬埋之。有亲丧者不呼其门，有齐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丧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则有聚众，童子击鼓苴火，入官宫里用之，各击鼓苴火，逐官宫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毕出乎里门，出乎邑门，至野外；此匍匐救厉之道也。师大败亦然。

斋者思其居处也，思其笑语也，思其所为也；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将入户，僂然若有见乎其容；盘旋出户，喟然若有闻乎叹息之声。先人之色，不绝于目；声音咳唾，不绝于耳；嗜欲好恶，不忘于心；是则孝子之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春荐韭卵，夏荐麦鱼；秋荐黍豚，冬荐稻鴈。三岁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谛也。禘者大合祭于祖庙也，禘者谛其德而差优劣也。圣主将祭，必洁斋精思，若亲之在；方兴未登，    憧憧，专一想亲之容貌仿佛，此孝子之诚也。四方之助祭，空而来者满而反，虚而至者实而还，皆取法则焉。

韩褐子济于河，津人告之曰：“夫人过于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韩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亲，士祭其祖祢。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运，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听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运，甚殆，治装衣而下游乎！”韩子曰：“吾不为人之恶我而改吾志，不为我将死而改吾义。”言未已，舟泆然行。韩褐子曰：“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于人乎？”

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忧也；无声之乐，欢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诚，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见颡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颡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尔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仪往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必有顺辞。礼有三仪，知之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若夫置樽俎、列笾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钟微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三分所生，益之以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大圣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日行其风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至也。

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六者德音之音，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然后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此所以献酢醕之酬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辩，辩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鞀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鞀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啾奔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属猛兽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含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彩；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



乐，故曰乐观其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漫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唱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习于听，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唱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广乐以成其教，故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之动本，乐其象也，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故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壮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调。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定其意，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音乱则无法，无法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代相凌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祸者，生于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于饮酒；故古者慎其饮酒之礼，使耳听雅音，目视正仪，足行正容，心论正道。故终日饮酒而无过失，近者数日，远者数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此之谓也。

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变人最极，故圣人因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风，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诸侯听钟声，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未尝离于前；所以养正心而灭淫

气也。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雅颂之声动人，而正气应之；和成容好之声动人，而和气应之；粗厉猛贲之声动人，而怒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动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执中以为本，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也。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在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和节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存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至今王公述无不释；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今王公以为笑。彼舜以匹夫，积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兴，纣以天子，好慢淫荒，刚厉暴贼，而卒以灭。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丑也，既无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国之声，岂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过矣。”

## 卷二十 反质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信鬼神者失谋，信日者失时，何以知其然？夫贤圣周知，能不时日而事利；敬法令，贵功劳，不卜筮而身吉；谨仁义，顺道理，不祷祠而福。故卜数择日，洁斋戒，肥牺牲，饰圭璧，精祠祀，而终不能除悖逆之祸，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违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门户，庶人祭其先祖。圣王承天心，制礼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专也；非欲以颠倒之恶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以泰山终不享李氏之旅，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

历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泽之渔者善争陂，而舜渔焉；东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渔与陶非舜之事，而舜为之，以救败也。民之性皆不胜其欲，去其实而归之华，是以苦窳之器，争斗之患起，争斗之患起，则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离诚就诈，弃朴而取伪也，追逐其末而无所休止。圣人抑其文而抗其质，则天下反矣，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传曰：“尸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诚不远也。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矣。”

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

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灌韭，百区不倦。”五丈夫曰：“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请为君杀之。”邓析曰：“释之，是所谓真人者也。可令守国。”

禽滑厘问于墨子曰：“锦绣絺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变天下之视；当此之时，文采之帛，将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苟上不为，下恶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于其时，成名于今世也。且夫锦绣絺纻，乱君之所造也，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谏之，然犹几不能胜。夫奢安可穷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珠，妇女倡优，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絺纻之用耶？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滑厘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未淫，非圣人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禽滑厘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胸山界中，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虎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匱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暗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

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泆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泆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文侯曰：“善。”以为法服也。

秦穆公闲，问由余曰：“古者明王圣帝，得国失国当何以也？”由余曰：“臣闻之，当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愿闻奢俭之节。”由余曰：“臣闻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铎，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黑之以为器。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缁帛为茵褥，觥勺有彩，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觥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弥侈，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辽远，未闻中国之声也，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厚为由余请期，以疏其间，彼君臣有间，然后可图。”君曰：“诺。”乃以女乐三九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果具女乐而好之，设酒听乐，终年不迁，马牛羊半死。由余归谏，谏不听，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为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利，既已得矣，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奢主，能听贤纳谏，故霸西戎，西戎淫于乐，诱于利，以亡其国，由离质朴也。

经侯往适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顷，太子不视也，又不问也。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有。”经侯曰：“其宝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宝也。”经侯曰：“吾所问者，非是之谓也。乃问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师沼治魏而市无豫贾，郟辛治阳而道不拾遗，芒卯在朝而四邻贤士无不相因而见。此三大夫乃魏国之大宝。”于是经侯默然不应，左解玉具，右解环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谢，趋而出，上车驱去。魏太子使骑操剑佩逐与经侯，使告经侯曰：“吾无德所宝，不能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无为遗我贼。”于是经侯杜门不出，传死。

晋平公为驰逐之车，龙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错之以羽芝，车成题金千镒，立之于殿下，令群臣得观焉。田差三过而不一顾，平公作色大怒，问田差“尔三过而不一顾，何为也？”田差对曰：“臣闻说天子者以天下，说诸侯者以国，说大夫者以官，说士者以事，说农夫者以食，说妇姑者以织。

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是以不敢顾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车！”

魏文侯御廩灾，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公子成父独不。文侯复殿，公子成父趋而入贺，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灾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宝之所藏也，今火灾，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吊；至于子，大夫而不吊。今已复辟矣，犹入贺何为？”公子成父曰：“臣闻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筐篋。非其所藏者必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无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叹曰：“善！”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国甚小，而财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舆驾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闻之，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汰也。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亲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练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齐国俭也。

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也。”文子曰：“然乎？吾观国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沈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国？”仲孙它惭而退。

赵简子乘弊车瘦马，衣羶羊裘，其宰进谏曰：“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白之裘温且轻。”简子曰：“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益倨；我以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也。传曰：周公位尊愈卑，胜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也。”

鲁筑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孙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无囿尚可乎，恶闻嬉戏之游，罢其所治之民乎？”

卫叔孙文子问于王孙夏曰：“吾先君之庙小，吾欲更之，可乎？”对曰：“古之君子，以俭为礼；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卫国虽贫，岂无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绣哉？以为非礼也。”文子乃止。

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自今以来，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政，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伐其根素，流于华叶；若此者，有患无忧，有寇勿弭。

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闻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犹无佐也。”晏子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辞曰：“诗曰：‘侧牟之俄。’言失德也；‘屡舞傴傴。’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既醉而出，并受其福。’宾主之礼也。

‘醉而不出，是谓伐德。’宾主之罪也。婴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举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岂过我哉？吾托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贫善寡人，不欲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

杨王孙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裸葬，以返吾真，必无易吾意。”祁侯闻之，往谏曰：“窃闻王孙令葬必裸而入地，必若所闻，愚以为不可。令死人无知则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于地下也，将何以见先人？愚以为不可！”王孙曰：“吾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世以相高，靡财殫币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归者得至，而化者得变，是物各返其真。其真冥

冥，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乃合道之情。夫饰外以夸众，厚葬以矫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而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厚裹之以币帛，多送之以财宝，以夺生者财用。古圣人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矫之也。昔尧之葬者，空木为椁，葛藟为絨；其穿地也，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于无用，不损于无益，谓今费财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谬哉！可谓重惑矣。”祁侯曰：“善。”遂裸葬也。

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铍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饌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

晏子病将死，断楹内书焉，谓其妻曰：“楹也，语子壮而视之！”及壮发书，书之言曰：“布帛不穷，穷不可饰；牛马不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穷乎？穷乎？穷也！”

仲尼问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委质以当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矣。”

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鲁人身善织屨，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

鲁人曰：“何也？”曰：“屨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发，游不用之国，欲无穷得乎？”

